酉陽雜俎　一

A 90
399

東京帝國大學圖書之印
B 23475
000432057 8

酉陽雜俎序

唐太常少卿段成式撰

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恠也詩
人南箕之與近乎戲也固服縫
掖者肆筆之餘及恠及戲無侵
於儒無若詩書之味大羹史爲

折俎子為醯醢也炙鴞羞鼈豈
容下箸乎固役而不恥者抑志
怪小說之書也成式學落詞曼
未嘗覃思無崔駰真龍之歎有
孔璋畫虎之譏飽食之暇偶錄
記憶號酉陽雜俎凡三十篇為
二十卷不以此閒錄味也

卷之二十

肉攫部

酉陽雜俎卷第一

唐　臨淄段成式柯古撰

明　古虞毛　晋子晋訂

忠志

高祖少神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

太宗虬鬚嘗戲張弓挂矢好用四羽大笴長常箭一膚射洞門闔上嘗觀漁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也於是中網而止

骨利幹國獻馬百疋十疋尤駿上爲製名決波騟者近後足有距走歷門三限不躓上尤惜之

隋內庫有交臂玉猿二臂相貫如連環將表其轡上後嘗騎與侍臣遊惡其飾以鞭擊碎之一曰文皇御製十驥名

貞觀中忽有白鵲構巢於寢殿前槐樹上其巢合歡如腰鼓左右拜舞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乃命毀其巢鵲放於野外

高宗初扶牀將戲弄筆左右試置紙於前乃亂畫滿紙角邊畫處成草書勑字太宗遽令焚之不許傳外

則天初誕之夕雌雉皆雊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尺餘

駱賓王爲徐敬業作檄極疏大周過惡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不悅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

主香火小字蟲娘上呼爲師娘爲太上皇時代宗起居上曰汝在東宮甚有令名因指壽安蟲娘爲鴉女汝後與一名號及代宗在靈武遂令蘇澄尚之封壽安焉

天寶末交趾貢龍腦如蟬蠶形波斯言老龍腦樹節方有禁中呼爲瑞龍腦上唯賜貴妃十枚香氣徹十餘步上夏日嘗與親王棊令賀懷智獨彈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猧子於坐側猧子乃上局局子亂上大悅時風吹貴妃領巾於賀懷智巾上良久回身方落賀懷智歸覺滿身香氣非常乃卸幞頭貯於錦囊中及二皇復宮闕追思貴妃不已懷智乃進所貯幞頭具奏它日事上皇發囊泣曰此瑞龍腦香也

安祿山恩寵莫比錫賚無數其所賜品目有桑落酒　闊尾羊窟利　馬酪　音聲人兩部　野猪鮓　鯽魚并鱠手力子　清酒　大錦　蘇造眞符寶轝　餘甘煎　遼澤野雞　五木湯

竃。娶婦夫婦併拜或共結鏡紐又娶婦之家弄
新婦臘月娶婦不見姑

婚禮納采有合懽嘉禾　阿膠　九子蒲　朱葦
雙石　綿絮　長命縷　乾漆　九事皆有詞
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葦爲心可屈可
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在兩固也

北朝婦人常以冬至日進履韈及鞾正月進箕帚
長生花立春進春書以青繒爲幟刻龍像銜之
或爲蝦蟇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是
日又進長命縷宛轉繩皆結爲人像帶之夏至
日進扇及粉脂囊皆有辭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於皇太子言殿下將言
麾下使者言節下轂下二千石長史言閤下父
母言膝下通類相言於足下

天咫

舊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
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
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釋氏書言須彌山南面

有闍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此語差近

僧一行博覽無不知尤善於數鉤深藏往當時學者莫能測幼時家貧鄰有王姥前後濟之數十萬及一行開元中承上敬遇言無不可常思報之尋王姥兒犯殺人罪獄未具姥訪一行求救一行曰姥要金帛當十倍酬也明君執法難以請情一曰求如何王姥戟手大罵曰何用識此僧一行從而謝之終不顧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工役數百乃命空其室內徙大甕於中又密選常住奴二人授以布囊謂曰某坊某角有廢園汝向中潛伺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失一則杖汝奴如言而往至酉後果有群豕至奴悉獲而歸一行大喜令寘甕中覆以木蓋封於六一泥朱題梵字數寸其徒莫測詰朝中使叩門急召至便殿玄宗迎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師有以禳之乎一行曰後魏時失熒惑至今帝車不見古所無者天將

大警於陛下也夫匹婦匹夫不得其所則隕霜
赤旱盛德新感乃能退舍感之切者其在葬枯
出孫乎釋門以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
如臣曲見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
史奏北斗一星見凡七日而復成式以此事頗
怪然大傳衆口不得不著之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鏹千萬商旅多賓
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晤鼻兩孔各垂息肉
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入心髓
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忽一日有梵僧乞
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
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藥色正白吹其鼻
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
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
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
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
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
人吁嗟不悅曰馬小踠足竟後此僧布驚異詰

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譴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長慶中有人翫八月十五夜月光屬于林中如疋布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蟇疑是月中者工部員外郎周封嘗說此事忘人姓名

大和中鄭仁本表弟不記姓名常與一王秀才遊嵩山捫蘿越澗境極幽夐遂迷歸路將暮不知所之徙倚間忽覺叢中鼾睡聲披榛窺之見一

人布衣甚潔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曰某偶入此徑迷路君知向官道否其人舉首略視不應復寢又再三呼之乃起坐顧曰來此二人因就之且問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日爍其凸處也常有八萬二千戶修之予即一數因開襆有斤鑿數事玉屑飯兩裹授與二人曰分食此雖不足長生可一生無疾耳乃起二人指一支徑但由此自合官道矣言已不見

酉陽雜俎卷第二

玉格

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　三界外曰四人天境謂常融玉隆梵度覆奕四天也　四人天外曰三清大赤禹餘淸微也　三淸上曰大羅又有九天波利等九名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爲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孛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爲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陽蝕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

去萬萬九千里　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崑崙爲天地之齊　又九地四十六土八酒仙宮言冥謫陰者之所　有羅酆山在北方癸地周廻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　洞天六宮周一萬里高二千六百里　洞天六宮是爲六天鬼神之宮　六天一曰紂絶陰天宮二曰泰煞諒事宮三曰明辰耐犯宮四曰怙照罪氣宮五曰宗靈七非宮六曰敢司連苑宛一曰宮人死皆至其中人欲常念六天宮名空洞之小天三陰所治也　又耐犯宮主生紂絶天主死　禍福續命由怙照第四天鬼官北斗君所治即七辰北斗之考官也項梁城酆都宮頌曰紂絶標帝晨諒事構重阿炎如霄漢煙勃　景耀犇武陽帶神鋒怙照呑清河開闔臨丹井雲門鬱嵯峩七非通奇靈連苑亦敷魔六天橫北道此是鬼神家凡有二萬言此唯天宮名耳夜中微讀之辟鬼魅

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菱杜

瑣作重忠賦曰霏霏春暮翠矣重忠雲氣交被
嘉穀應時
夏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邵公爲南明公季
札爲北明公四時主四方鬼至忠至孝之人命
終皆爲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乃授下仙之教
授以大道有上聖之德命終受三官書爲地下
主者一千年乃轉三官之五帝復一千四百年
方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又有爲善爽鬼
者三官清鬼者或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

易世練化改世更生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
命終當道遺腳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
男左女右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
得進處地仙之道矣
炎帝甲爲北太帝君主天下鬼神三元品式明眞
科九幽章皆律也連苑曲泉泰煞九幽雲夜九
都三靈萬掠四極九科皆治所也三十六獄流
沙赤等號溟泠獄北獄獄也又二十四獄有九
平元正女青河北等號人犯五千惡爲五獄鬼

六千惡爲二十八獄獄内萬惡乃墮薜荔也
罪簿有黑綠白簿赤丹編簡刑有捷蒙山石副太
山捷夜山石　寒河源及西津水眞　東海風
刀　電雷一曰風　積夜河
鬼官有七十五品仙位有九太帝二十七天君二十
千二百仙官二萬四千靈司三十二司命三品
九品七城一曰域一曰地九階二十七位七十二萬之
次第也
老君西越流沙歷八十一國烏弋身毒爲浮屠化
被三千國有九萬品戒經漢所獲大月支復立
經是也孔子爲元宮仙佛爲三十三天仙延賓
宮主所爲道在竺乾有古先生善入無爲
釋老志亦曰佛於西域得道陶勝力言小方諸國
多奉佛不死服五笙精讀夏歸藏用之以飛行
也　藏經菩薩戒也
方諸山在乙地
太極眞仙中莊周爲闈編郎八十一戒千二百善
入洞天二百三十戒二千善登山上靈官萬善

升玉清白誌見腹名在瑤簡者目有綠筋名在金赤書者陰有伏骨名在琳札青書者胸有偃骨名在星書者眼四規名在方諸者掌理迴菌名在綠籍者有前相皆上仙也可不學其道自至其次鼻有玄山腹有玄丘亦仙相也或口氣不潔性耐穢則壞玄丘之相矣

五藏九宮十二室四支五體三焦九竅百八十機關三百六十骨節三萬六千神隨其所而居之魂以精為根魄以目為戶三魂可拘七魄可制

庚申日伏尸言人過本命日天曹計人行三尸一日三朝上尸青姑伐人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胃命亦曰玄靈又曰一居人頭中令人多思欲好車馬其色黑一居人腹令人好食飲恚怒其色青一居人足令人好色喜殺七守庚申三尸滅三守庚申三尸伏

仙藥

鍾山白膠　閬風石腦　黑河蔡瑚

太微紫麻　太極井泉　夜津日草

二十四名

圖籍有符圖七千章

皡一玉檢　四規明鏡　五柱中經

飛龜帙　飛黃子經　鹿盧蹻經

含景圖　臥引圖　園芝之圖

木芝之圖　大隗新芝之圖　牽牛經

玉案記　玉珍記　臘成記

丹臺經（一曰記）　日月廚食經　金樓經

三十六水經　中黃丈人經　協龍子鹿臺經

玉胎經　宮氏經　鳳綱經

六陰玉女經　白虎七變經　九仙經

十上化經　滕中有首攝提經

三綱六紀經　白子變化經　隱首經

入軍經　泉樞經　赤甲經

金剛八疊錄（一曰經）

老君母曰玄妙玉女天降玄黃氣如彈丸入口而孕凝神瓊胎宮三千七百年赤明開運歲在甲子誕於扶力蓋天西那玉國鬱寥山丹玄之阿

又曰老君在胎八十一年剖左腋而生生而白
首又曰青帝劫末元氣改運託形於洪氏之胞
又曰李母本元君也日精入口吞而有孕三色
氣繞身五行獸衛形如此七十二年而生陳國
苦縣賴鄉渦水之陽九井西李下具三十六號
七十二名又有九名又千二百老君又曰九大
上皇洞真第一君大千法王九靈老子太上真
人天老玄中法師上清太極真人上景君等號
形長九尺或曰二丈九尺耳三門又耳附連環

又耳無論郭眉如北斗色綠中有紫毛長五寸
目方瞳綠筋貫之有紫光鼻雙柱口方齒數六十
八頤若方丘頰如橫壠龍顏金容額三理腹三
誌頂三約把十蹈五身綠毛白血頂有紫氣
人死形如生足皮不青惡目光不毀頭髮盡脫皆
尸解也白日去曰上解夜半去曰下解向曉向
暮謂之地下主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
肉胎靈錄氣所謂太陰練形也趙成子後五六十
年肉朽骨在液血於內紫色發外又曰若人暫

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血沉脉散而五藏自生白
骨如玉三光惟息太神内閉或三年至三十年
又曰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也鹿皮公吞玉華
而流蟲出尸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飲瓊精而
扣棺伉季子咽金液而臭徹百里季主服霜散
以潛升而頭足異處黒狄咽虹丹而投水甯生
服石腦而赴火柏成納氣而胃陽三腐
句曲山五芝之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顧念
必得矣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為太極仙第二芝

搜神記亦載此事廣[illegible]
詩曰昔有李仙芳訪師[illegible]

名參成食之為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
為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為太清
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為三官眞御史
眞人用寶劍以尸解者蟬化之上品也鍛用七月
庚申八月辛酉日長三尺九寸廣一寸四分厚
三分半杪九寸名子干字良非青烏公入華山
四百七十一歳十二試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
太極以為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眞人位
有傳先生入焦山七年老君與之木鑚使穿一

山巓投之一木錐云是石可穿磐石五尺石硯々半生年一朝忽闢遂道得悟眞詮求此石之鑽石生道之理定乃知精與信可以致神仙

盤石。石厚五尺。曰。此石穴當得道。積四十七年。石穿得神丹。

范零子。隨司馬季主入常山石室。石室東北角有石匱。季主戒勿開。零子思歸。發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乃悲思。季主遂逐之。經數載復令守一銅匱。又違戒。所見如前。竟不得道。

衛國縣西南有瓜穴。冬夏常出水。望之如練。時有瓜葉出焉。相傳苻秦時。有李班者。頗好道術。入穴中行可三百步。廓然有宮宇。牀榻上有經書。見二人對坐。鬚髮皓白。班前拜於牀下。一人顧曰。卿可還。無宜久住。班辭出。至穴口。有瓜數箇。欲取。乃化爲石。尋故道得還。至家。家人云。班去來已經四十年矣。

長白山相傳古肅然山也。峴南有鐘鳴。燕世桑門釋惠霄者。自廣固至此峴。聽鐘聲。稍前。忽見一寺。門宇炳煥。遂求中食。見一沙彌。乃摘一桃與霄。須臾又與一桃。語霄曰。至此已淹留。可去矣。霄出。廻頭顧失寺。至廣固。見弟子言。失和尚已

二年矣霄始知二桃兆二年矣
高唐縣鳴石山岩高百餘仞人以物扣巖聲甚清越晉太康中逸士田宣隱於巖下葉風霄月常拊石自娛每見一人着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於後令人擊石乃於巖上潛伺俟然果來因遽執袂詰之自言姓王字中倫衛人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去來經此愛此石響故輒留聽宣乃求其養生唯留一石如雀卵初則凌空百餘步猶見漸漸烟霧障之宣得石含輒百日不饑
荊州利水間有二石若闕名曰韶石晉永和中有飛仙衣冠如雪各憩一石旬日而去人咸見之
貝丘西有玉女山傳云晉太始中北海蓬球字伯堅入山伐木忽覺異香遂遡風尋之至此山廓然宮殿盤鬱樓臺博敞球入門窺之見五株玉樹復稍前有四婦人端妙絕世自彈碁於堂上見球俱驚起謂球曰蓬君何故得來球曰尋香而至遂復還戲一小者便上樓彈琴留戲者呼

之曰无嘩何謂獨升樓球樹下立覺少饑乃以舌舐葉上垂露然有一女乘鶴而至逆恚曰玉華汝等何故有此俗人王母卽令王方平行諸仙室球懼而出門廻顧忽然不見至家乃是建平中其舊居閭舍皆爲墟墓矣

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而斷之寘諸壇上一夕悉化爲玉女惑其徒至曉吳猛悉命弟子無不涅其衣者唯許君獨無乃與許至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力不能制許遂禹步勑劒登其首斬之

孫思邈嘗隱終南山與宣律和尚相接每來往互參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和尚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久匪由弟子胡僧利弟子腦將爲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力加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石室求

十數日悉有公遠形上懼謝焉忽不復見後中
使於蜀道見之公遠笑曰爲我謝陛下

邢和璞偏得黃老之道善心筭作頴陽書疏有叩
奇旋入空或言有草初未嘗覩成式見山人鄭
昉說崔司馬者寄居荊州與邢有舊崔病積年
且死心常恃於邢崔一日覺臥室北牆有人斸
聲命左右視之都無所見臥室之北家人所居
也如此七日斸不已牆忽透明如一粟問左右
復不見經一日穴大如盤崔窺之牆外乃野外
耳有數人荷鍬钁立於穴前側　崔問之皆云
邢眞人處分開此司馬厄重倍費功力有頃導
騶五六悉平幘朱衣辟曰眞人至見邢輿中白
幍垂綬執五明扇侍衛數十去穴數步而止謂
崔曰公筭盡僕爲公再三論得延一紀自此無
苦也言畢壁如舊旬日病愈又曾居終南好道
者多卜築依之崔曙年少亦隨焉伐薪汲泉皆
是名士邢嘗謂其徒曰三五日有一異客君等
可爲予辦一味也數日備諸水陸遂張筵於一

亭戒無妄窺衆皆閉戸不敢聲欬邢下山延一
客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緋衣寬博横執象
笏其睫疎揮色若削瓜鼓髯大笑吻角侵耳與
邢劇談多非人間事故也崔曙不耐因走而過
庭客熟視顧邢曰此非泰山老師乎邢應曰是
客復曰更一轉則失之千里可惜及暮而去邢
命崔曙謂曰向客上帝戲臣也言太山老君師
頗記無崔垂泣言某實太山老師後身不復憶
幼常聽先人言之房琯太尉祈邢等終身之事

邢言若來由東南止西北祿命卒矣降魄之處
非館非寺非途非署病起於魚飧休村龜兹板
後房自袁州除漢州及罷歸至閬州舍紫極宮
適雇工治木房怪其木理成形問之道士稱數
月前有賈客施數段龜兹板今治爲屠蘇也房
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歎曰邢君神
人也乃具白於刺史且以龜兹板爲托其夕病
鱠而終

王皎一曰畋先生善他術於數未嘗言天寶中偶與

偃者曰某本驕稚不識道者今返請爲僕偃者曰予固
異人有少失謫于下賤合役于秀才若限未足
復須力於它人請秀才勿變常庶卒某事也秀
才雖諾之毎呼指色上面蹙蹙不安偃者乃辭
曰秀才若此果妨某事也因說秀才脩短窮達
之數且言萬物無不可化者唯淤泥中朱漆筋
及髮藥力不能化因去不知所之也

寶曆中荊州有盧山人常販燒朴石灰往來於白
洑南草市時時微露奇跡人不之測賈人趙元
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所貨設菓茗詐訪
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
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形隱德洞過蓍
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君主人午時有非
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當有
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
相干也可閉關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
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爾徒費三千四百錢也時
趙停於百姓張家即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生

乃開門何也欲午果有人狀如盧所言叩門求羅怒其不應因足其戸張重簀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門率妻孥廻避差午其人乃去行數百步忽蹶倒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痛切乃號適張所誣其夫死有官不能詰衆具言張閉戸逃避之狀識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辦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亦喜及市槥就輦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不知竟潜逝至復州界維舟於陸奇秀才庄門或語陸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缻覆以板非君有也錢主今始三歲君愼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吾戒乎陸矍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如是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鍬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有巨瓮散錢滿焉陸喜其妻以裙運紉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暴頭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

酉陽雜俎　卷之二　汲古閣

及且謝違戒盧生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自度也棹舟去之不顧陸馳歸蕪而瘞焉兒女豁愈矣盧生到復州又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生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輩盡劫江賊也其異如此趙元和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飮食嘗語趙生曰世間刺客隱形者不少道者得隱形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又言刺客之死屍亦不見所論多奇怪蓋神仙之流也

長慶初山人楊隱之在郴州常尋訪道者有唐居士土人謂百歲人楊謁之因留楊止宿及夜呼其女曰可將一下弦月子來其女遂帖月於壁上如片紙耳唐卽起祝之曰今夕有客可賜光明言訖一室朗若張燭

南中有百姓行路遇風雨與一老人同庇樹陰其人偏坐敬讓之雨止老人遺其丹三丸言有急

目不瞋衆蜂出妙音　六天香風皆入此天　四
天王十地彩地　質多羅地八林　埊篌天十
地金流河　無影山　有影遊一曰隨　鳥隨日
衆其行處池同其色衆鳥說偈白身天　身
色如拘勿頭花　無足柔爽　隨足上下　樂
遊戲天　乘鵝殿　寶樹枝葉如殿　三十三
天九十九那由天女　憶念樹物隨意而出
十花池　千柱殿　六時林一日具六時
千輻輪殿天妃舍文女一曰所坐也　衣無經緯

伊羅婆那
Elephant(?)
gr. elephas

將死者塵着身　馬殿千鵝鴐　金剛綖帶
行林隨天所至　衆鳥金臆　大象百頭頭有
十牙牙端有百浴池池頂有山名曰界莊嚴鼉有
河如閻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爲霧腋有二園一
名喜林二名樂林象名伊羅婆那光明林四維
有意樹帝釋將與脩羅戰入此林四樹間自見
勝敗之相甲冑林中冑從樹而生不可破壞
邁出摩偷美飲也修一千二百善業者生此天
上妙之觸如觸迦旃隣提鳥此爲輪王出世方

化自在天四失壞寶翅蜂捨去等
色界天下石經十萬八千三百八十三年方至地
閻浮提人生三肘半至四肘骨四五一日十五脉十
三身蟲有毛燈臏血　禪都摩蟲流行血中
善色蟲處糞中令人安樂　起根蟲飽則喜
歡喜口蟲能見衆夢又有爽瘲瞢等　賒婆羅
人穿脣　駞面目有諸人二足師子有翼女人
狗面有林名歧多迦羅刹所住眴目間行百千
由旬洲有赤地黑玉銅康白等　鬱單越雜多

迦等天河七十　自在無畏四天王否如鴨音
林　麒麟陁樹　迦攴多那等　二十五鹿名
有山多牛頭旃檀天人與阿脩羅鬬傷者於此
塗香提羅迦樹花見日光即開　拘尼陁樹花
見月光即開　無憂樹女人觸之花方開　尺
利沙樹足蹈即長　又白龍活鵝旋鼻境界等
花瞿陁尼女人主乳有十億聚落一萬二城太
國　多伽多支五大河月力等弗婆提　三大
林崢著等　三一作王大城大者三億五十萬三

於此聽比丘著兩縛屐內縛此言數也
寧王憲寢疾上命中使送醫藥相望於道僧崇一
療憲稍瘳上悅特賜崇一緋袍魚袋
梁簡文帝有謝賜鬱泥納袈裟表
魏使陸操至梁梁主坐小輿使再拜遣中書舍人
殷炅宣旨勞問至重雲殿引昇殿梁主着菩薩
衣北面太子已下皆菩薩衣侍衛如法操西向
以次立其人悉西廂東面一道人贊禮佛詞凡
有三卷其贊第三卷中稱為魏主魏相高并南

北二境士女禮佛訖臺使其群臣俱再拜矣
魏李騫崔劼至梁同泰寺主客王克舍人賀季友
及三僧迎門引接至浮圖中佛傍有執板筆者
僧謂騫曰此是尸頭專記人罪騫曰便是僧之
董狐復入二堂佛前有銅鉢中燃燈劼曰可謂
日月出矣爝火不息盧縣東有金榆山昔朗法
師令弟子至此採榆莢詣瑕丘市易皆化為金
錢
後魏胡后嘗問沙門一曰法師寶誌國祚遠近言把粟與

謂上代有神與牸牛交於此處其人髮黃目綠
赤髭髯其髭髯俱黑者漢將李陵及其兵衆之
胤也西屠俗染齒令黑

按山海經有黑齒國

獠在牂牁其婦人七月生子死則豎棺埋之

木耳夷舊牢西以鹿角爲器其死則屈而燒之埋
其骨後小骨類人黑如漆小寒則掊沙自處但
出其面

木飲州珠崖一州其地無泉民不作井皆仰樹汁
爲用

朮僕尾若龜長數寸居木上食人

阿薩部多獵蟲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瀝汁
稅波斯拂林等國米及草子釀於肉汁之中經數
日即變成酒飲之可醉

孝億國界周三千餘里在平川中以木爲柵周十
餘里柵內百姓二千餘家周國大柵五百餘所
氣候常煖冬不凋落宜羊馬無駝牛俗性質直
好客侶軀貌長大褰鼻黃髮綠眼赤髭被髮面
如血色戰具唯矟一色宜五穀出金鐵衣麻布

蕭澣初至遂州造二幡竿施於寺設齋慶之齋畢作樂忽暴雷霹靂竿各成數十片至來年當雷霹日澣死

物革

諮議朱景玄見鮑容説陳司徒在揚州時東市塔影忽倒老人言海影翻則如此

崔玄亮常侍在洛中常步沙岸得一石子大如雞卵黑潤可愛翫之行一里餘砉然而破有鳥大如巧婦飛去

進士段碩常識南孝廉者善斫鱠縠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嚮捷若合節奏因會客衒技先起魚架之忽暴風雨雷震一聲鱠悉化爲胡蝶飛去南驚懼遂折刀誓不復作

開成末河陽黄魚池冰作花如纈

河陽城南百姓王氏莊有小池池邊巨柳數株開成末葉落池中旋化爲魚大小如葉食之無味至冬其家有官事

婺州僧清簡家園蔓菁忽變爲蓮

酉陽雜俎卷第四

延寶間浪華有乞児無両手以足寫字射弓寺嶋良安目撃之俗名年児載在莱陂堂雜録卷之三

酉陽雜俎卷第五

詭習

大曆中東都天津橋有乞兒無兩手以右足夾筆寫經乞錢欲書時先再三擲筆高尺餘未曾失落書跡官楷手書不如也

于頔在襄州嘗有山人王固謁見頔性快見其拜伏遲緩不甚知書生別日遊讌不復得進王殊怏怏因至使院造判官曾叔政頗禮接之王謂曾曰予以相公好奇故不遠而來今實乖望

矣子有一藝自古無者今將歸且荷公見待之
厚今爲一設遂詣曾所居懷中出竹一節及小
鼓規纔運寸良久去竹之塞折枝連擊鼓子筒
有蠅虎子數十分行而出分爲二隊如對陣勢
每擊鼓或三或五隨鼓音變陣天衡地軸魚麗
鶴列無不備也進退離附人所不及凡變陣數
十乃行入筒中曾觀之大駭方言於于公王已
潛去于悔恨令物色求之不獲

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

碑定雙輪水磑常於福感寺趯鞠高及半塔彈
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笋織竹籠之隨長旋培常
留寸許度竹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
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毋塗牆方丈彈成天
下太平字

建中初有河北軍將姓夏彎弓數百斤嘗於毬場
中累錢十餘走馬以擊鞠杖擊之一擊一錢飛
起六七丈其妙如此又於新泥牆安棘刺數十
取爛豆相去一丈一一擲豆貫於刺上百不差

二又能走馬書一紙

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有百姓年七十養獺十餘頭捕魚爲業隔日一放將放時先閉於深溝斗門內令饑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利相若老人抵掌呼之群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觀之

怪術

太曆中荊州有術士從南來止於陟屺寺好酒少有醒時因寺中大齋會人衆數千術士忽曰余有一伎可代抃瓦盧珠之歡也乃合彩色於一器中驔步抓目徐祝數十言方欲水再三噀壁上成維摩問疾變相五色相宜如新寫逮半日餘色漸薄至暮都滅唯金粟綸巾鶖子衣上一花經兩日猶在成式見寺僧惟肅說忘其姓名

張魏公在蜀時有梵僧難陁得如幻三昧入水火貫金石變化無窮初入蜀與三少尼俱行或大醉狂歌戍將將斷之及僧至且曰某寄跡桑門別有樂術因指三尼此妙於歌管戍將反敬之

遂留連爲辦酒肉夜會客與之劇飲僧假襦襠
巾幗市鉛黛伎其三尼及坐含睇調笑逸態絶
世飲將闌僧謂尼曰可爲押衙踏其曲也因徐
對對舞曳緒回雪迅赴摩跌伎又絶倫也良久
喝曰婦女風邪忽起取戍將佩刀衆謂酒狂各
驚走僧乃拔刀斫之皆踣於地血及數丈戍將
大懼呼左右縛僧僧笑曰無草草徐舉尼三支
筇杖也血乃酒耳又嘗在飲會令人斷其頭釘
耳於柱無血身坐席上酒至瀉入脰瘡中面赤
而歌手復抵節會罷自起提首安之初無痕也
時時預言人凶衰皆謎語事過方曉成都有百
姓供養數日僧不欲住閉關留之僧因是走入
壁角百姓遽牽漸入唯餘袈裟角頃亦不見來
日壁上有畫僧焉其狀形似日日色漸薄積七
日空有黑跡至八日跡亦滅僧已在彭州矣後
不知所之

虞部郎中陸紹元和中嘗看表兄於定水寺因爲
院僧具蜜餌時菓隣院僧右邀之良久僧與一

李秀才偕至乃環坐笑語頗劇院僧顧弟子煑
新茗巡將匝而不及李秀才陸不平曰茶初未
及李秀才何也僧笑曰如此秀才亦要知茶味
且以餘茶飲之隣院僧曰秀才乃術士座主不
可輕言其僧又言不逞之子弟何所憚秀才忽
怒曰我與上人素未相識焉知予不逞徒也僧
復大言望酒旗翫變場者豈有佳者乎李乃白
座客某不免對貴客作造次矣因奉手袖中據
兩膝叱其僧曰麤行阿師爭敢輒無禮拄杖何
在可擊之其僧房門後有節杖子子跳出連擊
其僧時衆亦爲蔽護杖伺人隙捷中若有物執
持也李復叱曰捉此僧向牆僧乃負牆拱手色
青短氣唯言乞命李又曰阿師可下階僧又趨
下自投無數衂鼻敗顙不已衆爲請之李徐曰
縁對衣冠不能煞此爲累因揖客而去僧半日
方能言如中惡狀竟不之測矣

元和末鹽城脚力張儼遞牒入京至宋州遇一人
因求爲伴其人朝宿鄭州因謂張曰君受我料

平之一夕之間風雷震撃一十四里盡爲平潭矣惟一灘仍舊龍亦不至乾祐復嚴勑神吏追之又三日有一女子至焉因責其不伏應召之意女子曰某所以不來者欲助天師廣濟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賈力皆有餘而傭力負運者力皆不足雲安之貧民自江口負財貨至近井潭以給衣食者衆矣今若輕舟利涉平江無虞即邑之貧民無傭負之所絶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寧險灘波以贍傭負不可利舟楫以安富商所以不至者理在此也乾祐善其言因使諸龍皆復其故風雷頃刻而長灘如舊天寶中詔赴上京恩遇隆厚歳餘還故山尋得道而去

玄宗既召見一行謂曰師何能對曰惟善記覽玄宗因詔掖庭取宮人籍以示之周覽既畢覆其本記念精熟如素所習讀數幅之後玄宗不覺降御榻爲之作禮呼爲聖人先是一行既從釋氏師事普寂於嵩山師嘗設食于寺大會群僧及沙門居數百里者皆如期而至聚且千餘人

時有盧鴻者道高學富隱於嵩山因請鴻爲文讚歎其會至日鴻持其文至寺其師受之致於几案上鐘梵既作鴻請普寂曰某爲文數千言況其字僻而言怪盍於群僧中選其聰悟者鴻當親爲傳授乃令召一行既至伸紙微笑止于一覽復致於几上鴻輕其疎脫而竊怪之俄而群僧會于堂一行攘袂而進抗音興裁一無遺忘鴻驚愕久之謂寂曰非君所能教導也當從其遊學一行因窮大衍自此訪求師資不遠數千里嘗至天台國清寺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屛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算其聲簌簌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人道達耶即除一算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受其術焉而門水舊東流今忽改爲西流矣刑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之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

正在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又甞詣道士尹崇借楊雄太玄經數日復詣崇還其書崇曰此書意旨深遠吾尋之數年尚不能曉吾子試更研求何遽還也一行曰究其義矣因出所撰太衍玄圖及義訣一卷以示崇崇大嗟服曰此後生顏子也至開元末裴寬爲河南尹深信釋氏師事普寂禪師日夕造焉居一日寬詣寂寂云方有小事未暇款語且請遲回休憩也寬乃屏息止於空堂見寂潔正堂焚香端坐坐未久忽

聞叩門連云天師一行和尚至矣一行入詣寂作禮禮訖附耳密語其貌絕恭但頷云無不可者語訖禮禮訖又語如是者三寂惟云是是無不可者一行語訖降階入南室自闔其戶寂乃徐命弟子云遣鐘一行和尚滅度矣左右疾走視之一行如其言滅度後寬乃服衰絰葬之自徒步出城送之

天寶末術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津橋表柱賣卜一卦帛十匹歷旬人皆不詣之一日有貴公

子意其必異命取帛如數卜爲錢命蓍布卦成曰子無可期一生君何戲爲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豈惧乎錢云請爲韻語兩頭點土中心虛懸人足踏跋不肯下錢其人本意賣天津橋給之其精如此

酉陽雜俎卷第五

酉陽雜俎卷第六

藝絶

南朝有姥善作筆蕭子雲常書用筆心用胎髮開元中筆匠名鐵頭能瑩管如玉莫傳其法

成都寶相寺偏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藏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纖塵不凝焉

李叔詹常識一范陽山人停於私第時語休咎必中兼善推步禁咒止半年忽謂李曰某有一藝

開元中河西騎將宋青春驍果暴戾爲衆所忌及西戎歲犯邊青春每陣常運臂大呼執馘而旋未嘗中鋒鏑西戎憚之一軍始賴焉後吐蕃大地獲生口數千軍帥令譯問衣大蟲皮者爾何不能害青春答曰嘗見青龍突陣而來兵刃所及若叩銅鐵我爲神助將軍也青春乃知劍之有靈青春死後劍爲瓜州刺史李廣琛所得或風雨後迸光出室環燭方丈哥舒鎮西知之求易以它寶廣琛不與因贈詩刻舟尋化去彈鋏未酬恩

鄭雲達少時得一劍鱗鋏星鐔有時而吼常在庄居晴日藉膝玩之忽有一人從庭樹窣然而下紫衣朱虬髮露劍而立黑氣周身狀如重霧鄭素有膽氣佯若不見其人因言我上界人知公有異劍願借一觀鄭謂曰此凡鐵耳不堪君翫上界豈藉此乎其人求之不已鄭伺便良久疾起斫之不中忽墜黑氣着地數日方散

成式相識溫介云大曆中高郵百姓張存以踏藕

作與眞樂不異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七寶飾之銘曰璵璠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隱相次息亦不見銘曰昭華之管

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臥箜篌爲明妃出塞之聲

有田僧超能吹笳爲壯士歌項羽吟將軍崔延伯出師每臨敵令僧超爲壯士聲遂單馬入陣

古琵琶用鵾雞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鍾而聲入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意爲不祥隔日又奏於池上聲如故試彈於他處則黃鍾也直因調蕤賓夜復鳴彈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丈餘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

王沂者平生不解絃管忽旦睡至夜乃寤索琵琶弦之成數曲一名雀啅蛇一名胡王調一名胡瓜苑人不識聞聽之莫不流涕其妹請學之乃教數聲須臾總忘後不成曲

有人以猴臂骨爲笛吹之其聲清圓勝於絲竹

琴有氣常識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石津灌園曰椋湖觀蓮十首之一有云葉硯單瓣剡邊開不用金簪導貼地來但

酉陽雜俎卷第七

酒食

魏賈鏘家累千金博學善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崑崙觴酒之芳味世中所絕曾以三十斛上魏莊帝

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之際每率賓僚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二升以簪刺葉令與柄通屈莖上輪囷如象鼻傳

根舟中無斗酒等閑
看過瑇瑁筍杯

歐洲小說古有牧羊兒
佯呼曰狼來々邑人驚
集則無事後真狼來
食羊兒呼狼來邑人以
爲欺不來救

烽火徵兵不至犬戎殺王
驪山下

喻之名爲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卽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爲臛舉烽請兩兄兩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爲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陜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爲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

根舟中魚斗酒等閑看過珣石御橙

喻之名為碧筩杯歷下學之言酒味雜蓮氣香冷勝於水

青田核莫知其樹實之形核大如六升瓠注水其中俄頃水成酒一名青田壺亦曰青田酒蜀後主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即不知得自何處

武溪夷田強遣長子魯居上城次子主居中城小子倉居下城三壘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武威將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為臛舉烽請兩兄兄至無事及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為不實倉遂戰而死

梁劉孝儀食鯖鮓曰五侯九伯令盡征之魏使崔劼李騫在坐劼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陝騫曰若然中丞四履當至穆陵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肴之最劼曰生魚熊掌孟子所稱雞跖猩脣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為怪孝儀曰實自如此或是古今好尚不同梁

周幽王與諸侯約有寇至則挙烽火召其兵來援曾無故挙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后申侯召犬戎攻王王挙烽火徵兵不至犬戎殺王驪山下

賀季曰青州蟹黄乃爲鄭氏所記此物不書未
解所以罵曰鄭亦稱益州鹿但未是珍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
魚䱇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岏議曰䱇之
就腊驟於屈伸而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
意深懷惻怛至於車螯母蠣眉目内闕慙渾沌
之奇脣吻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榮不悴曾草木
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而何異故宜長充庖
厨永爲口實後梁韋琳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

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常爲䱇表以
譏刺時人其詞曰臣䱇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粽
糝一曰熬將軍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肅
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兢載惕臣美愧
夏鱣味慚冬鯉常懷鮐服之誚每懼鼈巖之譏
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私曲蒙
鈎拔遂得超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
象箸澤覃紫膳恩加黄腹方當鳴姜動椒紆蘇
佩欓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烟濃汁暫停則蘭肴

成列宛轉綠蠒之中逍遥朱唇之内銜恩噬澤
九殞弗辭不任屏營之誠謹列銅鐺門奉表以
聞詔答曰省表具知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
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兹選無勞謝也
伊尹干湯言天子可具三群之蟲謂水居者腥肉
玃者臊草食者羶也
五味　三材　九沸　九變　三臡　七葅　具
酸　楚酪　芍藥之醬　秋黃之蘇　楚苗
挫糟　山膚太一云大苦

甘而不噮酸而不嚛鹹而不減辛而不耀淡而不
薄肥而不腴
猩脣　貛炙　鷰髀　捌腴　糜腱　述蕩之掔
旄象之約　桂蠹　石鰒　河隈之鯀　鞏
洛之鱒　洞庭之鮒　灌水之鯉一云鯅　珠翠
之珍　萊黃之鮐　臑鼈　炮羔　臇鳧　蠙
臛　御宿青祭一云桀　瓜州紅菱　冀野之粱
芳菰　精稗　會稽之菰　不周之稻　玄
山之禾　楊山之穄　南海之秬　壽木之華

醫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臘禱之所謂盧醫也

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其妙如此

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羅那順以詣闕兼得術士那羅邇一有娑字婆言壽二百歲太宗奇之館於金颷門內造延年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言婆羅門國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大山中石臼內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則消爛若欲取水以駱駝髑髏沉於石臼取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則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此水者則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下山腹中有石孔孔前有樹狀如桑樹孔中有大毒蛇守之取以大方箭射枝葉葉下便有烏鳥銜之飛去則衆箭射烏而取其葉也後死於長安

荊人道士王彥伯天性善醫尤別脉斷人生死壽

夭百不差一裴冑尚書子忽暴中病衆醫拱手或說彥伯遽迎使視脈之良久曰都無疾乃煮散數味入口而愈裴問其狀彥伯曰中無腮鯉魚毒也其子因膾得病裴初不信乃膾鯉魚無腮者令左右食之其候悉同始大驚異焉

柳芳爲郎中子登疾重時名醫張方福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且言子病唯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登遥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謂登曰不服此亦得登爲庶子年至九十而卒

溜焉觀者無不毛戴

馬侍中嘗寶一玉精盌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含之立愈嘗匣於臥內有小奴七八歲偷弄墜破焉時馬出未歸左右驚懼忽失小奴馬知之大怒鞭左右數百將殺小奴三日尋之不獲有婢晨治地見紫衣帶垂於寢牀下視之乃小奴蹶張其牀而負焉不食三日而力不衰馬覩之大駭曰破吾盌乃細過也即令左右撲殺之

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前老人方工作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留心弧矢無所患也因進發行數十里天黑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馬有頃風雨忽至韋下馬負一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幹童矣鞍馱已失

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知無奈何亦
不復彈見僧方至一庄數十人列炬出迎僧延
韋坐一廳中喚云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
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即就此也韋
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即就
僧僧前執韋生手曰貧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
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及也今日故無他幸
不疑也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掇
腦後五丸墜地焉蓋腦銜彈丸而無傷雖列言

孟子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

無痕撻孟稱不膚撓不目逃也有頃布筵具蒸
犢犢劄刀子十餘以韲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
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伏謁言未已朱衣巨
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呼曰拜郎君汝等向
遇郎君則成韲粉矣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
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伎過老僧欲
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參郎君飛飛
年才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脂僧叱曰向後
堂侍郎君僧乃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

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某與公風馬牛耳不意肝膽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盻之良久曰某刺客也勇不得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韋囊出匕首刃勢如偃月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扎唐恐懼具述盧乃笑語唐幾誤殺君此術十得五六方誡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唐自後遇道流輒陳此事戒之

酉陽雜俎卷第九

李廓在潁州獲光火賊七人前後殺人必食其肉獄具廓問食人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悟者故不得不食兩京逆旅中多畫鸜鵒及茶椀賊謂之鸜鵒辣者記觜所向椀子辣者亦示其緩急也

嘗自鳴後冠至鼓輙自鳴

石鞞　于闐國刹利寺有石鞞

石阜　石河白縣東有石阜石破之有祿馬跡

舍利　東迦畢試國有窣堵波舍利常見如綴珠幡

循繞表樹一曰杜

蟣像　健馱邏國石壁上有佛像初石壁有金色蟣

大者如指小者如米齧石壁如雕鐫成立佛狀

燋米　乾陁國昔尸毗王倉庫爲火所燒其中粳米

燋者于今尚存服一粒永不患瘧

辟支佛鞞　于闐國贊摩寺有辟支佛鞞非皮非綵

歲久不爛

石駞溺　拘夷國北山有石駞溺水溺下以金銀銅

鐵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

服之令人身上臭毛落盡得仙出論衡

人木　大食西南二千里有國山谷間樹枝上化生

人首如花不解語人借問笑而已頻笑輙落

馬　俱位國以馬種蒔大食國馬解人語

石人　菜子國海上有石人長一丈五尺大十圍昔

飲酒者肝氣微則面青心氣微則面赤也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瘖風氣多聾木氣多
傴石氣多力阻險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壽
谷氣多痺丘氣多尫衍氣多仁陵氣多貪
身神及諸神名異者腦神曰覺元髮神曰玄華目
神曰虛監鼻神曰沖龍玉舌神曰始梁
夫學道之人須鳴天鼓以召衆神也左相叩爲天
鐘卒遇凶惡不祥叩之右相爲天磬若經山澤

邪僻威神大祝叩之中央上下相叩名天鼓存
思念當道鳴之叩之數三十六或三十二或二十
七或二十四或十二
隱訣言太淸外術　生人髮挂菓樹烏鳥不敢食
其實　苽兩鼻兩蔕食之殺人　簷下滴菜有
毒堇黃花及赤芥 芥 一曰 殺人　瓠牛踐苗則子
苦　大醉不可臥黍穰上汗出眉髮落　婦人
有娠食干薑令胎內消　十月食霜菜令人面
無光　三月不可食陳葅　莎衣結治蠼螋瘡

胡綜博物孫權時掘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爲蓋又一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莫能識其由使人問綜綜曰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平諸山阜處處輒埋寶物以當王氣此蓋是乎

鄧城西百餘里有穀城穀伯綏之國城門有石人焉刊其腹云摩兜鞬摩兜鞬愼莫言疑此亦同太廟金人緘口銘

歷城北二里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開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袁翻曾在湖讌集參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爲血羹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淸河王怪而異焉乃諮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淸河笑而然之而實未解坐散語主簿房叔道曰湖目之事吾實未曉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淸河歎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梁主客陸緬謂魏使尉瑾曰我至鄴見雙闕極高圖飾甚麗此間石闕亦為不下我家有荀勗尺以銅為之金字成銘家世所寶此物往昭明太子好集古器遂將入內此闕既成用銅尺量之其高六丈瑾曰我京師象魏固中天之華闕此間地勢過下理不得高魏肇師曰荀勗之尺是積黍所為用調鍾律阮咸譏其聲有湫隘之韻後得玉尺度之過短

舊說不見輔星者將死成式親故常會修行里有不見者未周歲而卒

相傳識人星不患瘧成式親識中識者悉患瘧又俗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被髮坐哭之候星却出災方弭金樓子言子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之久矣

荊州陟屺寺僧那照善射每言光長而搖者鹿帖地而明滅者兔低而不動者虎又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當刺其中者虎死威乃入地得之可却百邪虎初死記其頭所藉處

酉陽雜俎卷第十二

語資

歴城縣魏明寺中有韓公碑太和中所造也魏公曾令人遍錄州界石碑言此碑詞義最善常藏一本於枕中故家人名此枕爲麒麟函韓公諱麒麟

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肇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禰衡潘尼二集並載弈賦曹植左思之言

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辯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粲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升獨擅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富逸特是高才也

梁遣黃門侍郎明少遐秣陵令謝藻信威長史王纘沖宣城王文學蕭愷兼散騎常侍袁狎兼通直散騎常侍賀文發宴魏使李騫崔劼溫良畢

少遐詠騫贈其詩曰蕭蕭一曰肅風簾舉依依然可想騫曰未若燈花寒不結最附時事少遐報詩中有此語劼問少遐曰今歲奇寒江淮之間不乃冰凍少遐曰在此雖有薄冰亦不廢行不似河冰一合便勝車馬狎曰河冰上有狸跡便堪人渡劼曰狸當為狐應是字錯少遐曰是狐性多疑鼬性多豫狐疑猶豫因此而傳耳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疑鼬豫可謂獸之一短也

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叔伯庄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某至此動婉含頻冶態横生王驚悦之乃載以後乘時慕擧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二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作法事唯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腷膊有聲店戸人怪曰出不啓門撤戸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哥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爲秦聲當時號莫才人囀焉

一行公本不解奕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碁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語則人人爲國手

晉羅什與人碁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或言王積薪對玄宗碁局畢悉持一日出時

黄䟤兒矮陋機惠玄宗常憑之行問外間事動有

徐敬業年十餘歳好彈射英公毎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鏑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趂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

玄宗常伺察諸王寧王常夏中揮汗鞔鼓所讀書乃龜茲樂譜也上知之喜曰天子兄弟當極醉樂耳

魏僕射收臨代七月七日登舜山徘徊顧眺謂主簿崔曰吾所經多矣至於山川沃壤襟帶形勝天下名州不能過此唯未審東陽何如崔對曰靑有古名齊得舊號二處山川形勢相似曾聽所論不能踰越公遂命筆爲詩於時新故之際司存缺然求筆不得乃以五伯杖畫堂北壁爲詩曰述職無風政復路阻山河還思麾蓋日留謝此山阿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不歸四字於其上公曰此非遺德令鑿去之

梁宴魏使李騫崔劼樂作梁舍人賀季曰音聲感人深也劼曰昔申喜聽歌愴然知是其母理實精妙然也梁主客王克曰聽音觀俗轉是精者劼曰延陵昔聘上國實有觀風之美李曰卿發此言乃欲挑戰騫曰請執鞭弭與君周旋(重耳之言出左氏)李曰未敢三舍劼曰數奔之事久已相謝李曰車亂旗靡恐有所歸劼曰平陰之役先鳴已久克曰吾方欲館穀而旌武功騫曰王夷師熸將以誰屬遂共大笑而止樂欲訖有馬數十疋馳過末有閹人騫曰巷伯乃同趣馬詎非侵官李曰此乃貌似劼曰若植袁紹恐不能免

王勃每爲碑頌先墨磨數升引被覆面而臥忽起一筆書之初不竄點時人謂之腹藁少夢人遺以丸墨盈袖

燕公常讀其夫子學堂碑頌頭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華蓋已下卒不可悉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於便殿召見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上不覺亡萬乘之尊因命納屨白遂展足與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勢遽為脫之及出上指白謂力士曰此人固窮相甫前後三擬詞選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別賦及祿山反製胡無人言太白入月敵可摧及祿山死太白蝕月衆言李白唯戲杜考功飯顆山頭之句成式偶見李白祠亭上宴別杜考功詩今錄首尾曰我覺秋興逸誰言秋興悲山將落日去水共晴空宜煙歸碧海夕鴈度青天時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

薛平司徒常送太僕卿周皓上諸色人吏中來有一老人八十餘著緋皓獨問君屬此司多少時老人言某本藝正傷折天寶初高將軍郎君被人打下頷骨脫某為正之高將軍賞錢千萬兼特奏緋皓因頷遣之唯薛覺皓顏色不足伺客散獨留從容謂皓曰向卿問著緋老吏似覺卿不悅何也皓驚曰公用心如此精也乃去僕邀

薛𥧌曰此事長可緩言之某年少常結豪族爲
花柳之遊竟畜亾命訪城中名姬如蠅襲羶無
不獲者時靖恭方有姬字夜來稚齒巧笑歌舞
絕倫貴公子破產迎之予時數輩冨於財更擅
之會一日其母白皓曰某日夜來生日豈可寂
寞乎皓與往還竟求珍貨合錢數十萬樂工賀
懷智紀孩孩皆一時絕手扃方合忽覺擊門聲
皓不許開良久折關而入有少年紫裘騎從數
十萬詬其母母與夜來泣拜諸客將散皓時血氣

方剛且恃扛鼎顧從者敵因前讓其怙勢攘臂
毆之踣於拳下遂突出時都亭驛所由魏貞有
心義好養私名皓以情投之貞乃藏於妻女間
時有司追捉急切貞恐蹤露乃夜一裝腰其白
金數挺謂皓曰汴州周簡老義士也復三郎君
當家今可依之且宜謙恭不怠周簡老蓋大俠
也見魏貞書甚喜皓因拜之爲叔遂言狀簡老
命居一船中戒無妄出供與極厚居歲餘忽聽
船上哭泣聲皓潜窺之見一少婦縞素甚美與

簡老相慰其夕簡老忽至皓處問君婚未某有表妹嫁與甲甲卒無子今無所歸可事君子皓拜謝之即夕其表妹歸皓有女二人男一人猶在舟中簡老忽語皓事已息君貌寢必無人識者可遊江淮乃贈百餘千皓號哭而別丁老尋卒皓官已達人老表妹尚在兒娶女嫁將四十餘年人無所知者適被老吏言之不覺自媿不知君子察人之微有人親見薛司徒說之也

太曆末禪師玄覽住荊州陟岬寺道高有風韻人不可得而親張璪常畫古松於齋壁符載贊之衛象詩之亦一時三絕覽悉加至焉人問其故曰無事疥吾壁也僧那即其甥為寺之患發瓦探鷇壞牆薰鼠覽未嘗責有弟子義詮布衣一食覽亦不稱或怪之乃題詩於竹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忽一夕有梵僧撥戶而進曰和尚速作道場覽言有為之事吾未嘗作僧熟視而出反手闔戶門扃如舊覽笑謂左右吾將歸歟遂遽浴訖一日隱几而化

報女郎信我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十二爲
郡功曹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南巨川常識判冥者張叔言因撰續神異記具載
其靈驗叔言判冥鬼十人十人數內兩人是婦
人又烏龜狐亦判冥

于襄陽頔在鎮時選人劉某入京逢一舉人年二
十許言語明晤同行數里意甚相得因藉草劉
有酒傾數盃日暮舉人指支逕曰某弊止從此
數里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流水
涓涓芹努一曰吐牙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
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且劉歸襄州尋
訪舉人殯宮存焉

顧況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
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
其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
子聽之感慟因自誓忽若作人當再爲顧家子
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
家復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

晉書羊祜字叔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

親滿側唯語不得當其生也已後又不記年至七歲其兄戲批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批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抑知羊叔子事非怪也即進士顧非熊成式常訪之滌泣爲成式言釋氏處胎經言人之住胎與此稍差

尸穸

近代喪禮初死內棺而截亾人衣後幅留之

又內棺加蓋以肉飯黍酒着棺前搖蓋叩棺呼亾者名字言起食三度然後止

琢釘及漆棺止哭哭便漆不乾也

銘旌出門衆人掣裂將去

送亾人不可送韋華鐵物及銅磨鏡使蓋言死者不可使見明也董勛言禮弁服韎韐此用韋也一曰茅韋

刻木爲屋舍車馬奴婢抵蟲等周之前用塗車蒭靈周以來用偊

送亾者又以黃卷蠟錢兎毫弩機紙疏桂樹之屬

又作轜車車古喪也喪似屏

世人死者有作伎樂名為樂喪䰟頭所以存亡者之魂氣也一名蘇衣被蘇蘇如也一曰狂阻一曰觸壙四目曰方相兩目曰䫏據費長房識李娥（俄一曰）藥丸謂之方相腦則方相或鬼物也前聖設官象之

又忌狗見屍令有重喪

亡人坐上作魂衣謂之上天衣

送亡者不齎鏡奩蓋

鬼衣也桐人起虞卿明衣起左伯桃挽歌起紼謳故舊律發冢棄市冢者重也言為孝子所重發一蠒土則坐不須物也

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於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鳥獸之害後魏俗竟厚葬棺厚高大多用柏木兩邊作大銅鐶鈕不問公私貴賤悉白油絡幰轜車迦素稍仗打虜鼓䍐聲欲似南朝傳哭挽歌無破聲亦小異於京師焉

周禮方相氏歐罔象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虎與

栢墓上樹栢路口致石虎爲此也

昔秦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而不知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弗述常在地中食死人腦欲殺之當以栢插其首

遭喪婦人有面衣朞已下婦人着幗不着面衣又婦人哭以扇掩面或有帷幄内哭者

漢平陵王墓墓多狐狐自穴出者皆毛上坌灰

魏末有人至狐穴前得金刀鑷玉唾壺

貝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鵝廻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

元魏時菩提寺增多（一曰達多）發冢取塼得一人自言姓崔名涵字子洪在地下十二年如醉人時復遊行不甚辨了畏日及水火兵刃常走疲極則止洛陽奉終里多賣送死之具涵言作栢棺莫作桑欀吾地見發鬼兵一鬼稱是栢棺主者曰雖是栢棺乃桑欀也

江淮元和中有百姓耕地地陷乃古墓也棺中得裩五十腰

處士鄭賓于言嘗客河北有村正妻新死未殮日暮其兒女忽覺有樂聲漸近至庭宇屍已動矣及入房如在梁棟間屍遂起舞樂聲復出屍倒旋出門隨樂聲而去其家驚懼時月黑亦不敢尋逐一更村正方歸知之乃折一桑枝如臂被酒大罵尋之入墓林約五六里復聞樂聲在一栢林上及近樹樹下有火熒熒然屍方舞矣村正舉杖擊之屍倒樂聲亦住遂負屍而返

醫僧行儒說福州有弘濟上人齋戒清苦常於沙岸得一顱骨遂貯衣藍中歸寺數日忽眠中有物齧其耳以手撥之落聲如數升物疑其顱骨所爲也及明果墜在牀下遂破爲六片零置瓦溝中夜半有火如雞卵次第入瓦下燭之弘濟責曰爾不能求生人天憑朽骨何也於是怪絶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棊侍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

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
至外口已漆矣帶乃巨虵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酉陽雜俎卷第十三

酉陽雜俎卷第十四

諾皐記上

夫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葆登掌祀將以著
於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爲變乃聖人定璇璣之
式立巫祝之官考乎十煇之祥正乎九黎之亂
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
若列生言竈下之駒掇莊生言戶內之雷霆楚
莊爭隨兕而禍移齊相覩委蛇而病愈徵祥變
化無日無之在乎不傷人不乏主而已成式因

覽歷代怪書偶疏所記題曰諾皐記街談鄙俚
與言風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廣七車之對然
遊息之暇足爲鼓吹耳

崑崙之墟帝之下都百神所在也大荒中有靈山
有十巫咸曰即盼彭姑具禮抵謝羅從此升降
天山有神是爲渾敦狀如囊而光其光如火六足
重翼無面目是識（一曰嗜音）歌舞實爲帝江形天與
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爲目臍
爲口操干戚而舞焉

漢竹宮用紫泥爲壇天神下若流火玉飾器七千
枚（一作枝）舞女三百人一曰漢祭天神用萬二千
柸養牛五歲重三千斤

太一君諱臘天秩萬二千石

天翁姓張名堅字刺渴漁陽人少不羈無所拘忌
常張羅得一白雀愛而養之夢天劉翁責怒每
欲殺之白雀輒以報堅堅設諸方待之終莫能
害天翁遂下觀之堅盛設賓主乃竊騎天翁車
乘白龍振策登天天翁乘餘龍追之不及堅旣

到玄宮易百官杜塞北門封白雀爲上卿侯啟白雀之亂不産于下土劉翁失治徘徊五岳作災堅患之以劉翁爲太山太守主生死之籍

北斗魁第一星神名執（一曰報）陰第二星曰叶詣第三星曰視金第四星曰拒理第五星曰防仵第六星曰開寶第七星曰招搖（一曰始）

東王公諱倪字君明天下未有人民時秩二萬六千石佩雜綬綬長六丈六尺從女九千以丁亥日死

西王母姓楊諱回治崑崙西北隅以丁丑日死一曰婉衿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祭）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長兄硎上童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

名壞子也
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
魚身金匱言名馮循（一作脩） 河圖言姓呂名夷
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
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河
甲子神名弓隆欲入水内呼之河泊九千導引入
水不溺 甲戌神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太眞科經說有鬼仙丙戌日鬼名龍生 丙午日
鬼名挺濃 乙卯日鬼名天陪 戊午日鬼名

耳述 壬戌日鬼名逵 辛丑日鬼名逃 乙
酉日鬼名聶左 丙辰日鬼名天遴 辛卯日
鬼名慈 西南鬼名髮廷迯 厠鬼名項天竺
一曰笙 語忿敬遺二鬼名婦人臨產呼之不害人
長三寸三分上下烏衣 馬鬼名賜 虵鬼名
㑛石圭（一曰厘） 井鬼名瓊 衣服鬼名甚遼
神荼鬱壘領萬鬼
古龜茲國王阿主兒者有神異力能降伏毒龍時
有賈人買市人金銀寶貨至夜中錢並化爲炭

境内數百家皆失金寳王有男先出家成阿羅漢果王問之羅漢曰此龍所爲龍居北山其頭若虎今在某處眠耳王乃易衣持劒默出至龍所見龍臥將欲斬之因曰吾斬寐龍誰知吾有神力遂叱龍龍驚起化爲獅子王即乘其上龍怒作雷聲騰空至城北二十里王謂龍曰爾不降當斷爾頭龍懼王神力乃作人語曰勿殺我我當與王乘欲有所向隨心即至王許之後常乘龍而行

乾陀國昔有王神勇多謀號伽當（一曰加色伽當）討襲諸國所向悉降至五天竺國得上細緤二條自留一一與妃妃因衣其緤謁王緤當妃乳上有鬱金香手印跡王見驚恐謂妃曰爾忽着此手跡之服何也妃言向王所賜之緤王怒問藏臣藏臣曰緤本有是非臣之咎王追商者問之商言南天竺國娑陀婆恨王有宿願每年所賦細緤並重疊積之手染鬱金柘於緤上千萬重手印悉透丈夫衣之手印當背婦人衣之手印當乳

王令左右披之皆如商者言王因叩劍曰吾若不以劍裁婆陁婆恨王手足無以寢食乃遣使就南天竺索婆陁婆恨王手足使至其國婆陁婆恨王與群臣紿報曰我國雖有王名婆陁婆恨元無王也但以金爲王設於殿上凡統領教習在臣下耳王遂起象馬兵南討其國其國隱其王於地窟中鑄金人來迎王知其僞且自恃福力因斷金人手足婆陁婆恨王於窟中手足亦自落也

齊郡接歴山上有古鐵鎖大如人臂繞其峯再浹相傳本海中山山神好移故海神鎖之挽鎖斷飛來於此矣

太原郡東有崖山天旱土人常燒此山以求雨俗傳崖山神娶河伯女故河伯見火必降雨救之今山上多生水草

華不注泉齊頃公取水處方圓百餘歩北齊時有人以繩千尺沉石試之不窮石出赤如血其人不久坐事死

荊州永豐縣東鄉里有臥石一長九尺六寸其形似人體青黃隱起狀若雕刻境若旱便齊手一作祭元齊字而舉之小舉小雨大舉大雨相傳此石忽見於此本長九尺今加六寸矣

清一曰渚水宛一曰宂口傍義興十二年有見群浴此水忽然岸側有錢出如流沙因竟取之手滿置地隨復去乃衣襟結之然後各有所得流錢中有銅車以銅牛牽之行甚迅速諸童奔逐掣得車一脚徑可五寸許猪鼻轂有六幅通體青色轂內黃銳狀如常運於時沈敬守南陽求得車脚錢行時貫草輒便停破竟不知所終往

虎窟山相傳燕建平中濟南太守胡諮於此山窟得白虎因名焉

烏山下無水魏末有人掘井五丈得一石函函中得一龜大如馬蹄積炭五枝於函傍復掘三丈遇盤石下有水流洶洶然遂鑿石穿水北流甚駛俄有一船觸石而上匠人窺船上得一杉木板板刻字曰吳赤烏二年八月十日武昌王子

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沈而死
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
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
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
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
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
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
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傍好醜自彰

虞道施義熙中乘車山行忽有一人烏衣徑上車

言寄載頭上有光口目皆赤面被毛行十里方
去臨別語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爾相容因
留贈銀環一雙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
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
燒汝一夕火發蕩盡因有鳥毛插地繞宅周匝
數重百姓乃起廟

太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
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

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主長戢波目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導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起乃拜士人爲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蘂不妍女無鬚亦醜丈人試遣惣

無未必不如惣有士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領閒乎經十餘年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兩使隨士人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

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激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令速勘良久一人自外白境內並無此國其人復哀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鰕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鰕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鰕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貢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蕃蕃言此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群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成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蕃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

貫銅鍰鍰上有篆字博物不能識之
博士丘濡說汝州傍縣五十年前村人失其女數
歲忽自歸言初被物寐中牽去倏止一處及明
乃在古塔中見美丈夫謂曰我天人分合得汝
為妻自有年限勿生疑懼且戒其不窺外也日
兩返下取食有時炙餌猶熱經年女伺其去切
窺之見其騰空如飛火髮藍膚磔磔耳如驢焉
至地乃復人矣驚怖汗洽其物返覺曰爾固窺
我我實野叉與爾有緣終不害爾女素惠謝曰

我既為君妻豈有惡乎君既靈異何不居人間
使我時見父母乎其物言我輩罪業或與人雜
處則疫癘作今形跡已露任公縱觀不久當爾
歸也其塔去人居止甚近女常下視其物在空
中不能化形至地方與人雜或有白衣塵中者
其物斂手側避或見枕其頭唾其面者行人悉
若不見及歸女問之向見君街中有敬之者有
戲狎之者何也物笑曰世有喫牛肉者予得而
欺之或遇忠直孝養釋道守戒律法籙者吾悞

犯之當為天戮又經年忽悲泣語女緣已盡侯
風雨送爾歸因授一青石大如雞卵言至家可
磨此服之能下毒氣一夕風雷其物遽持女曰
可去矣如釋氏言屈神臂頃已至其家墜之庭
中其女因磨石飲之下物如青泥斗餘

李公佐大曆中在廬州有書吏王庾請假歸夜行
郭外忽值引騎呵辟書吏遽映大樹窺之且怪
此無尊官也導騎後一人紫衣儀衛如節使後
有車一乘方渡水御者前白車軸索斷紫衣者
言撿簿遂見數吏撿簿曰合取廬州某里張某
妻脊筋乃書吏之姨也頃刻吏廻持兩條白物
各長數尺乃渡水而去至家姨尚無恙經宿忽
患背疼半日而卒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
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
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
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
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

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此之忽然上屏亦無其
他

鄭相在梁州有龍興寺僧智圓善總持勑勒之術
制邪理痛多著効日有數十人候門智圓臘高
稍倦鄭公頗敬之因求住城東隙地鄭公為起
草屋種植有沙彌行者各一人居之數年暇日
智圓向陽科脚甲有婦人布衣甚端麗至階作
禮智圓遽整衣怪問弟子何由至此婦人因泣
曰妾不幸夫亡而子幼小老母危病知和尚神
咒助力乞加救護智圓曰貧道本厭城隍喧啾
兼煩於招謝弟子母病可就此為加持也婦人
復再三泣請且言母病劇不可舉扶智圓亦哀
而許之乃言從此向北二十餘里至一村村側
近有魯家庄但訪韋十娘所居也智圓詰朝如
言行二十餘里歷訪悉無而返來日婦人復至
僧責曰貧道昨日遠赴約何差謬如此婦人言
只去和尚所止處二三里耳和尚慈悲必為再
往僧怒曰老僧衰暮今誓不出婦人乃聲高曰

舅近從泰山回路逢飛天野叉攜賢妹心肝我亦奪得因舉袖袖中蠕蠕有物左顧似有所命曰可爲安置又覺袖中風生衝簾幌入堂中乃上堂對劉坐問存歿叙平生事劉與杜省躬同年及第有分其婢舉止笑語無不肖也頃曰我有事不可久留執劉手嗚咽劉亦悲不自勝婢忽然而倒及覺一無所記其妹亦自此無恙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詧初買宅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閑坐廳中忽聽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詧頗

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倏忽不見如是累日詧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祥因伐之根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鏊形乃火上沃醯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詧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詧亦隨出詧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詧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詧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獨孤叔牙常令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

山蕭一名山臊神異經作𧳏（操）（一曰）永嘉郡記作山
魅一名山駱一名蛟（蛟）（一曰）一名濯肉一名熱肉
一名暉一名飛龍如鳩青色亦曰治鳥巢大如
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見狀如射侯犯者能
役虎害人燒人廬舍俗言山魈

伍相奴或擾人許於伍相廟多已舊說一姓姚二
姓王三姓汪昔值洪水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
都皮骨爲猪都婦女爲人都鳥（鳥）（一曰）都左腋下
有鏡印闊二寸一分右脚無大指右手無二指
左耳缺右目盲在樹根居者名猪都在樹半可
攀及者名人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其禁有打土
壟法山鵲法其掌鉄右手第二指上節邊禁山
都眼左手目禁其喉南中多食其巢味如木芝
窠表可爲履（皮）治脚氣

舊說野狐名紫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
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

劉元鼎爲蔡州蔡州新破食（倉）（一曰）場狐暴劉遣吏
生捕日於毬場縱犬逐之爲樂經年所殺百數

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鑿之據亡新求周秦故事謁者閻上得驪山本李斯領徒七十二萬人作陵鑿之以章程三十七歲固地中水泉奏曰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燃叩之空空如下天（一曰如存天狀）狀抑知厚地之下別有天地也

太和三年壽州虞侯景乙京西防秋迴其妻久病纔相見遽言我半身被所去往東園矣可速逐之乙大驚因趣園中時昏黑見一物長六尺餘狀如嬰兒祼立挈一竹器乙情急將擊之物遂走遺其器乙就視見其妻半身乙驚倒或亡所見反視妻自髮際眉間及胸有白疊如指映膜赤色又謂乙曰可辨乳二升沃於園中所見物處我前生爲人後妻節其子乳致死因爲所訟冥斷還其半身向無君則死矣

太和末荊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庄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

玄見其肘老人言偶有良藥可封之十日不開必愈又玄如其言及解視之一臂遂落又玄兄弟五六互病病必出血月餘又玄兩臂忽病瘡六七處小者如榆錢大者如錢皆人面至死不差時荆秀才杜罼話此事於座客

許卑山人言江左數十年前有商人左膊上有瘡如人面亦無它苦商人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食之凡物必食食多覺膊內肉漲起疑胃中也或不食之則一臂瘖焉有善醫者敎其歷試諸藥金石草木悉與之至貝母其瘡乃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治也因以小葦筒毀其口灌之數日成痂遂愈

工部員外張周封言今年春拜掃假廻至湖城逆旅說去年秋有河北軍將過此至郊外數里忽有旋風如升器常起於馬前軍將以鞭擊之轉大遂旋馬首鬣起如植軍將懼下馬觀之覺鬣長數尺中有細綆如紅線焉時馬立嘶軍將怒乃取佩刀拂之風因散滅馬亦死軍將剖馬

腹視之腹中無傷不知是何怪也

酉陽雜俎卷第十六

廣動植之一 并序

成式以天地間所化所產突而旋成形者樊然矣故山海經爾雅所不能究因拾前儒所著有草木禽魚未列經史已載事未悉者或接諸耳目簡編所無者作廣動植冀掊土培丘陵之學也昔曹丕著論於火布滕循獻疑於鰕鬚蔡謨不識彭蜞劉縚誤呼荔挺至今可笑學者豈容略乎

總敘

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鳳生鸞鸞生庶鳥　應龍生建鳥建鳥生麒麟麒麟生庶獸　分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　分潭生先龍先龍生玄魭玄魭生靈龜靈龜生庶龜　日馮生玄陽閼玄陽閼生鱗胎鱗胎生幹木幹木生庶木　招搖生程君一曰若　程君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應黃應黃生黃華黃華生庶草　海閭生屈龍屈一曰尾龍生容華容華生蔈蔈生藻藻生浮草　甲蟲影伏羽蟲體伏

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　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　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蜖蚓一曰屬卻行蚍屬紆行蜻蛚屬往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蝑股鳴榮原胃鳴

蜩三十日而死　鱣魚三月上官於孟津

鶻鵃向日飛　鯿與鰲魚車鼇與移角並相似

鳳雄鳴節節雌鳴足足行鳴曰歸嬉止鳴曰

候鳥飛翅重天將雨
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大曆八年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柴及泥補葺隙壞一十五處宰臣上表賀
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焚其巢可禳狐魅
燕凡狐白貉鼠之類燕見之則毛脫或言燕蟄於

放鴿以為信
似普佛戰記
普軍圍佛京
也記

水底舊說燕不入室是井之虚也取桐爲男女各一投井中燕必來胸斑黑聲大名胡燕其巢有容疋素練者
雀釋氏書言雀沙生因落沙塵受卵蜀弔烏山至雛雀來弔最悲百姓夜燃火伺取之無嗉不食似持一曰悲者以爲義則不煞
鴿大理丞鄭復禮言波斯船上多養鴿鴿能飛行數千里輒放一隻至家以爲平安信
鸚鵡能飛衆鳥趾前三後一唯鸚鵡四趾齊分凡

鳥下瞼眨上獨此鳥兩瞼俱動如人目　玄宗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輒瞋目叱咤岐府文學熊延京獻鸚鵡篇以贊其事張燕公有表賀稱爲時樂鳥

杜鵑始陽相催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人山行見一群寂然聊學其聲即死初鳴先聽其聲者主離別厠上聽其聲不祥厭之法當爲大聲應之

雊鵒舊言可使取火效人言勝鸚鵡取其目睛和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鵝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鵝浦南燕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鵝之聲衆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鵝咽頭極長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綴以銀鏁隱起元鼎元年字

晉時營道縣令何潜之於縣界得鳥大如白鷺膝上髀下自然有銅鐶貫之

鵁鶄舊言辟火災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翅飛下養之

背嵐鳥出河西赤塢鎮狀似烏而大飛翔於陣上多不利

鸛鶴狀如鷺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涼州

鷃鳥武州縣合火山山上有鷃鳥形類烏觜赤如丹一名赤觜鳥亦曰阿鷃鳥

訓胡惡鳥也鳴則後竅應之

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南人繼母有娠乳兒病如瘧唯鵙毛治之

毛篇

師子釋氏書言師子筋爲絃鼓之衆絃皆絕　西域有黑師子捧師子　集賢挍理張希復言舊有師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舊說蘇合香師子糞也

象舊說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釋氏書言象七九柱地六牙牙生理必因雷聲

又言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兩牙江猪也　咸亨二年周澄國遣使上表言訶伽國有白象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兵迎取　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也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　陶貞白言夏月合藥宜置象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妬惡犬聲獵者裹粮登高樹搆熊巢伺之有群象過則為犬聲悉舉鼻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其下因潛煞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胷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古訓言象孕五歲始生

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熱插齒閒即愈鄭為拔數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　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無官人所媢

嫉　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主小兒驚

馬　虜中護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譆眞馬十三歲馬也以十三歲已下可以留種舊種馬戎馬八尺田馬七尺駑馬六尺　瓜州飼馬以蓿草沙州以茨萁涼州以敎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根針　大食國馬解人語　悉怛國怛幹國出好馬　馬四歲兩齒至二十歲齒盡平　體名有輸鼠外鳧烏頭龍翅虎口　猪槽飼馬石灰泥槽汗而繫門三事落駒　迴毛在頭白馬黑馬鞍下腋下迴毛右脅白毛左右後足白　馬四足黑目下横毛黃馬白喙旋毛在吻後汗溝上通尾本目赤睫亂及反睫白馬黑目目白卻視並不可騎　夜眼名附蟬尸肝名懸熢亦曰雞舌緣袂方言　以地黃甘草啖五十歲生三駒

牛　北人牛瘦者多以蛇灌鼻口則為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逆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相牛法

矢爲希

蜋似黄狗固有常處若行遠不及其家一云處則以草塞其尻

猳玃蜀西南高山上有物如猴狀長七尺名猳玃一曰馬化好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盡姓楊蜀中姓楊者往往玃爪

狒狒飲其血可以見鬼力負千斤笑輒上吻掩額狀如獮猴作人言如鳥聲能知生死血可染緋髮可爲髲舊說反踵獵者言無膝睡常以物宋

建武高城郡進雌雄二頭

在子者髗身人首炙之以藿則鳴曰在子

大尾羊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　又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下有一村養羊大如驢　罽賓國出野青羊尾如翠色土人食之

酉陽雜俎卷第十六 終

鯉脊中鱗一道每鱗有小黑點大小皆三十六鱗國朝律取得鯉魚卽宜放仍不得喫號赤鯶公賣者杖六十言鯉爲李也

黃魚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

烏賊舊說名河伯度（一曰從）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其身江東人或取墨書契以脫人財物書跡如淡墨逾年字消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皇東遊弃筭袋於海化爲此魚形如筭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矴遇風則蚪前一鬚下矴

鯔魚凡諸魚欲産鯔魚輒觝其腹世謂之衆魚之生母

䱜魚章安縣出出入䱜腹子朝出索食暮入母腹腹中容四子頰赤如金甚健綱不能制俗呼爲河伯健兒

鮫魚鮫子驚則入母腹中

馬頭魚象浦有魚色黑長五丈餘頭如馬伺人入水食人

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

死者先以印封之

石斑魚僧行儒言建州有石斑魚好與蛇交南中多隔蜂窠大入壺常群螫人土人取石斑魚就蜂樹側炙之標於竿上向日令魚影落其窠上須臾有鳥大如鷰數百互擊其窠窠碎落如葉蜂亦全盡

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輙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峽中人食之先縛於樹鞭之身上白汗出如樹汁此方可食不爾有毒

鱟雌常負雄而行漁者必得其雙南人列肆賣之雄者少肉舊說過海輙相負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遊行今鱟殼上有一物高七八寸如石珊瑚俗呼為鱟帆成式荊州嘗得一枚至今閩嶺重鱟子醬鱟十二足殼可為冠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為小如意也

飛魚朗山浪水有魚長一尺能飛飛即凌雲空息即歸潭底

奔䱐奔䱐一名瀱非魚非蛟大如船長二三丈色如鮎有兩乳在腹下雄雌陰陽類人取其子着岸上聲如嬰兒啼頂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行者以為候相傳懶婦所化殺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

係臂如龜入海捕之人必先祭又陳所取之數則自出因取之若不信則風波覆船

蛤梨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

擁劒一螯極小以大者鬭小者食

寄居殼似蝸一頭小蟹一頭螺蛤也寄在殼間常候蝸一曰螺開出食螺欲合遽入殼中

牡蠣言牡非謂雄也介蟲中唯牡蠣是鹹水結成也

玉桃似蚌長二寸廣五寸殼中柱炙之如牛頭胘項

數丸形似蟛蜞竟取土各作丸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一曰沙丸

千人担形似蟹大如錢殼甚固壯夫極力担之不死俗言千人担不死因名焉

蟲篇

蟬未脱時名復育相傳言蛄蜣所化秀才韋翾一曰翻庄在杜曲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所化也翾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

蝶白蛺蝶及蠖蠹所化也秀才顧非熊少時嘗見鬱棲中壞綠裙幅旋化爲蝶工部員外郎張周封言百合花合之泥其隙經宿化爲大胡蝶

蟻秦中多巨黒蟻好鬭俗呼爲馬蟻次有色竊赤者細蟻中有黒者遲鈍力舉等身鐵有竊黄者最有兼弱之智成式兒戲時嘗以棘刺標蠅寘其來路此蟻觸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數寸纔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聲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間之整若隊伍至徙蠅時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備異蟻狀也　元和中假居在長興里庭有一穴蟻形状大如次竊赤者而色

申主腹有數約夏月寘於約中不復覺煩暑

異蜂有蜂如蠟蜂稍大飛勁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成式常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爲蜜也

白蜂窠成式修竹里私第果園數畝壬戌年有蜂如麻子蜂膠土爲窠於庭前簷大如雞卵色正白可愛家弟惡而壞之其冬果釁鐘手足南史言宋明帝惡言白問金樓子言子婚日疾風雪下幃幕變白以爲不祥抑知俗忌白久矣

毒蜂嶺南有毒菌夜明經雨而腐化爲巨蜂黑色喙若鋸長三分餘夜入人耳鼻中斷人心繫

竹蜜蜂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有蔕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

水蛆南中水谿澗中多有蛆長寸餘色黑夏深變爲虻螫人甚毒

水蟲象浦其川渚有水蟲攢水食船數十日船壞蟲甚微細抱搶水蟲也形如蛣蜣稍大腹下有

見張希復言陳州古倉有蝎形如錢螫人必死江南舊無蝎開元初嘗有一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為主簿蟲蝎常為蝸所食以跡規之蝎不復去舊說過滿百為蝎所螫蝎前謂之螫後謂之蠆

蝨舊說蝨蟲飲赤龍所浴水則愈蝨惡水銀人有病蝨者雖香衣沐浴不得已道士崔白言荊州秀才張告嘗捫得兩頭蝨有草生山足濕處葉如百合對葉獨莖莖微赤高一二尺名蝨建草能去蟣蝨有水竹葉如竹生水中短小亦治蝨

蝗荊州有帛師號法通本安西人少於東天竺出家言蝗蟲腹下有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忉利天梵天來者西域驗其字作本天壇法禳之令蝗蟲首有王字固自不可曉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漁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儒吏也

野狐鼻涕螵蛸也俗呼為野狐鼻涕

酉陽雜俎卷第十七

酉陽雜俎卷第十八

廣動植之三

木篇

松今言兩粒五粒粒當言鬣成式脩竹里私第大堂前有五鬣松兩根大財如碗甲子年結實味如新羅南詔者不別五鬣松皮不鱗中使仇士良水磑亭子在城東有兩鬣皮不鱗者又有七鬣者不知自何而得俗謂孔雀松三鬣松也松命根遇石則偃蓋不必千年也

竹竹花曰獲(覆)一日死曰箹六十年一易根則結實
枯死
篔簹竹大如脚指腹中白幕闌(一日)隔狀如濕麪
將成竹而筒皮未落輒有細蟲齧之隕籜後蟲
齧處成赤跡似綉畫可愛
棘竹一名芭竹節皆有刺數十莖爲叢南夷種以
爲城卒不可攻或自崩根出大如酒甕縱橫相
承狀如繰車食之落人齒
筋竹南方以爲矛笋未成時堪爲弩絃

百葉竹一枝百葉有毒
竹譜竹類有三十九
慈竹夏月經雨滴汁下地生蓐似鹿角色白食之
已痢也
異木 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瑞木一莖理
成字曰天下太平詔藏于秘閣
京西持國寺寺前有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令所
使巧工解之及入內迴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
惋令膠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別

禁中之華實相傳玄宗幸蜀年羅浮甘子不實

嶺南有蟻大於秦中馬蟻結窠於甘樹甘實時常循其上故甘皮薄而滑往往甘實在其窠中冬深取之味數倍於常者

樟木　江東人多取爲船船有與蛟龍鬬者

石榴　一名丹若梁大同中東州後堂石榴皆生雙子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藤紙味絕於洛中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三句再出於下

柹　俗謂柹樹有七絕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漢帝杏　濟南郡之東南有分流山山上多杏大如梨黃如橘土人謂之漢帝杏亦曰金杏

脂衣柰　漢時紫柰大如升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可漆或着衣不可浣也

仙人棗　晉時太倉南有翟泉泉西有華林園園有仙人棗長五寸核細如針

楷　孔子墓上特多楷木

梔子　諸花少六出者唯梔子花六出陶眞白言梔

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萄食之又見枯蔓堪為杖大如指五尺餘持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幅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為草龍珠帳

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

松樠即鍾藤也葉大晉安人以為盤

侯騷蔓生子如雞卵既甘且冷輕身消酒廣志言因王大僕所獻

蠡薺子如彈丸魏武帝常噉之

酒杯藤大如臂花堅可酌酒實大如指食之消酒

白柰出涼州野豬澤大如兔頭

菩提樹出摩伽陀國在摩訶菩提寺蓋釋迦如來成道時樹一名思惟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至佛入滅日變色凋落過已還生至此日國主人民大作佛事收葉而歸以為瑞也樹高四百尺已下有銀塔周迴繞之彼國人四時

五六丈皮色青綠葉極光淨冬夏不凋無花結實其實從樹莖出大如冬瓜有殼裹之殼上有刺瓤至甘甜可食核大如棗一實有數百枚核中仁如栗黃炒食甚美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窟莽樹長三四丈圍五六尺葉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蕉花有兩甲漸漸開罅中有十餘房子長二寸黃白色有核熟則子黑狀類乾棗味甘如餳可食

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國呼爲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五尺葉似桃而闊大三月開花白色花落結實狀如桃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肉苦澀不可噉核中仁甘甜西域諸國並珍之

槃砮穡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群漢樹長三丈圍四五尺葉似細榕經寒不凋花似橘白色子綠大如酸棗其味甜膩可食西域人壓爲油以塗身可去風痒

齊暾樹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拂林呼爲齊虛音湯兮反樹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子似楊

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煑餠菓如中國之
用巨勝也

胡椒出摩伽陁國呼爲昧履支其苗蔓生極柔弱
葉長寸半有細條與葉齊條上結子兩兩相對
其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形似漢椒
至辛辣六月採今人作胡盤肉食皆用之

白荳蔻出伽古羅國呼爲多骨形如芭蕉葉似杜
若長八九尺冬夏不凋花淺黃色子作朶如蒲
萄其子初出微青熟則變白七月採

蓽撥出摩伽陁國呼爲蓽撥梨拂林國呼爲阿梨
訶咃苗長三四尺莖細如箸葉似蕺葉子似桑
椹八月採

䕷齊出波斯國拂林呼爲頂勃梨咃長一丈餘圍
一尺許皮色青薄而極光淨葉似阿魏每三葉
生於條端無花實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臘月
更抽新條極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斷其
枝有黃汁其狀如蜜微有香氣入藥療病

波斯皂莢出波斯國呼爲忽野簷默拂林呼爲阿

仙經言穿地六尺以鐶實一枚種之灌以黄水五合以土堅築之三年生苗如匏一曰實如桃五色名鳳腦芝食其實唾地爲鳳乘升太極　白符芝大雪而華　五德芝如車馬　菌芝如樓

凡學道三十年不倦天下金翅鳥銜芝至羅門山食生一曰石芝得地仙

蓮石蓮入水必沉唯煎鹽鹹滷能浮之鴈食之糞落山石間百年不壊相傳橡子落水爲蓮

苔慈恩寺唐三藏院後簷階開成末有苔狀如苣初於塼上色如鹽綠輕嫩可愛談論僧義林太和初改葬基法師初開冢香氣襲人側臥塼臺上形如生塼上苔厚二寸餘作金色氣如栴檀

瓦松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産於屋霤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産霤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郁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悲

贋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

博雅在屋曰昔耶在牆曰垣衣廣志謂之蘭香生於久屋之瓦魏明帝好之命長安西載其瓦於洛陽以覆屋前代詞人詩中多用昔耶梁簡文帝詠薔薇曰緣階覆碧綺依簷映昔耶或言構木上多松栽土木氣泄則瓦生松　大曆中修含元殿有一人投狀請瓦且言瓦工唯我所能祖父已嘗瓦此殿矣衆工不服因曰若有能瓦畢不生瓦松衆方服焉又有李阿黑者亦能治屋布瓦如齒間不通綖亦無瓦松本草瓦衣謂之屋遊

瓜惡香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於人鼻是歳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蔕不獲

芰今人但言菱芰諸解草木書亦不分別唯王安貧武陵記言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今蘇州折腰菱多兩脚成式曾於荊州有僧遺一斗郢

城菱三角而無傷一曰刺可以節一曰挼莎芰一名水栗一名薢茩　漢武昆明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沒波下亦曰青水菱玄都有菱碧色狀如雞飛名翻雞菱仙人鳧伯子常採之

兔絲子多近棘及藋山居者疑二草之氣類也

天名精一曰鹿活草昔青州劉㦡宋元嘉中射一鹿剖五臟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㦡怪而拔草復倒如此三度㦡密錄此草種之多主傷折俗呼為劉㦡草

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撿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為郎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安私第天寶中為都下奇賞當時明公有裴給士宅看牡丹詩時時誦訪未獲一本有詩云長安年少惜春殘爭認慈恩紫牡丹別有玉盤乘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太常博士張乘嘗見裴通祭酒說又房相有言牡丹之會

瑄不預焉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少矣

韓愈侍郎有疎從子侄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子弟子弟悉爲淩辱韓知之遂爲街西假僧院令讀書經旬寺主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爲如此竟作何物侄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唯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寛容人座唯賫紫鑛輕粉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塡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朶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侄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

興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朶其色有正暈倒暈淺紅淺紫深紫黃白檀等獨無深紅又有

花葉中無抹心者重臺花者其花面徑七八寸
與善寺素師院牡丹色絶佳元和末一枝花
合歡 金燈一曰九形花葉不相見俗惡人家
種之一名無義草 合離根如芋魁有游子十
二環之相須而生而實不連以氣相屬一名獨
搖一名離母言若士人所食者合呼爲赤箭
蜀葵可以緝爲布枯時燒作灰藏火火久不滅花
有重臺者
茄子茄字本蓮莖名革遐反今呼伽未知所自成

成

式因就節下食有伽子數蔕偶問工部員外郎
張周封伽子故事張云一名落蘇事具食療本
草此誤作食療本草元出拾遺本草成式記得
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臥壠秋菰正滿陂紫茄
紛爛熳綠芋鬱參差又一名崑崙瓜嶺南茄子
宿根成樹高五六尺姚向曾爲南選使親見之
故本草記廣州有慎火樹樹大三四圍慎火即
景天也俗呼爲護火草 茄子熟者食之厚腸
胃動氣發疾根能治竈瘃欲其子繁待其花時

取葉布於過路以灰規之人踐之子必繁也俗
謂之稼茄子僧人多炙之甚美有新羅種者色
稍白形如雞卵西明寺僧造玄一日玄造院中有其
種　水經云石頭西對蔡浦浦長百里上有太
荻浦下有茄子浦

異菌開成元年春成式脩竹里私第書齋前有枯
紫荊數枝蠹折因伐之餘尺許至三年秋枯根
上生一菌大如斗下布五足頂黃白兩暈緣垂
裙如鵝鞴鞴　一日高尺餘至午色變黑而死焚之
氣如麻香成式嘗置香爐於枰臺每念經門生
以爲善徵後覽諸志怪南齊吳郡褚思莊素奉
釋氏眠於渠下短柱是柟木去地四尺餘有節
大明中忽有一物如芝生於節上黃色鮮明漸
漸長數尺數日遂成千佛狀面自爪指及光相
衣服莫不完具如金鍱隱起摩之殊軟常以春
末生秋末落落時佛行如故但色褐耳至落時
其家貯之箱中積五年思莊不復住其下亦無
他顯盛闔門壽考思莊父終九十七兄年七十

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黄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奇偉分處左右鼓巨箑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爲人者頃刻而盡超訪其故黄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矣忽活

前秀才李鵠覲於頴川夜至一驛纔臥見物如猪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廄潜身草積中屏息且伺之怪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相視鵠所潜處忽變爲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左右取燭索鵠於草積中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鬼鬅鬙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一作熒熒）可惡戲燈弄硯紛擲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所爲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

貞元（一作上元）中蜀郡有僧志固（一作志言）住寶相寺持

辛秘五經擢第後常州赴婚行至陝因息於樹陰傍有乞兒箕坐痂面蟣衣訪辛行止辛不耐而去乞兒亦隨之辛馬劣不能相遠乞兒強言不已前及一衣綠者辛揖而與之語乞兒後應和行里餘綠衣者忽前馬驟去辛怪之獨言此人何忽如是乞兒曰彼時至豈自由乎辛覺語異始問之曰君言時至何也乞兒曰少頃當自知之將及店見數十人擁店問之乃綠衣者卒矣辛大驚異遽卑下之因褫衣衣之脫乘乘之乞兒初無謝意語言往往有精義至汴謂辛曰某止是矣公所適何事也辛以娶約語之乞兒笑曰公士人業不可止此非君妻公婚期甚遠隔一日乃扛一器酒與辛別指相國寺刹曰及午而焚可驗此而別如期刹無故火發壞其相輪臨去以綾帕複贈辛帶有一結語辛異時有疑當發視也積二十餘年辛為渭南尉始婚裴氏泊裴生日會親賓忽憶乞兒之言解帕複結得楮幅大如手板署曰辛秘妻河東裴氏某月日

生乃其日也辛計別乞兒之年妻尚未生豈遂瀛籍者謫於人間乎方之蒙袂輯屨有憤於黔婁擿植索塗見稱於楊子差不同耳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一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二

支諾皐中

上都渾瑊宅戟門內一小槐樹樹有穴大如錢每夜月霽後有蚓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數百條如索緣樹枝條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往往成曲學士張乘言渾令公時堂前忽有一樹從地踊出蚯蚓遍掛其上已有出處忘其書名目

東都尊賢坊田令宅中門內有紫牡丹成樹發花

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非雷聲漁子聚鼓於穴口魚亦輒出所獲半於雷時韋行規為興州刺史時與親故書說其事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一家因打牆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次忽有一人起於函被白髮長丈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其家亦無他前記之中多言此事蓋道

門太陰錬形日將滿人必露之

于季友為和州刺史時臨江有一寺寺前漁釣所聚有漁子下網舉之重壞網視之乃一石如拳因乞寺僧置於佛殿中石遂長不已經年重四十斤張周封員外入蜀親覩其事

進士王惲才藻雅麗猶長體物著送君南浦賦為詞人所稱會昌二年其友人陸休符忽夢被錄至一處有騶卒止之屛外見若胥靡數十王惲在其中陸欲就之惲面若愧色陸強牽與語惲

常薪於此有道士住此隙内毎假我舂藥適亦
招我我不覺入時元和十三年
上都僧太瓊者能講仁王經開元初講於奉化縣
京遥村遂止村寺經兩夏於一日持鉢將上堂
闔門之次有物墜檐前時天纔辨色僧就視之
乃一初生兒其襁褓甚新僧驚異遂袖之將乞
村人行五六里覺袖中輕探之乃一弊帚也
陜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人田氏常穿井得一
根大如臂節中麁皮若茯苓氣似朮其家奉

鴿古合切イヘバト鳩ニ似テ大頸短尾也者

有像設數十遂寘於像前田氏女名登娘年十
六七有容質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歳餘女常見
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
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根毎歳至春擢芽其女
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過
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爲物拒之
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啓有鴿一隻
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頓成朽
蠹女娠纔七月産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甲

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緹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鬟撩鬢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鯨口鈿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次皿也本擬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私於牆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

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可執此候主人歸詐祈事設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嫗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郎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既闌妓自持鍤開東牆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牆外乃長安東牆堵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石像無一存者

成都乞兒嚴七師幽陋凡賤塗垢臭穢不可近言語無度往往應於未兆居西市悲田坊常有帖衙俳兒干滿川白迦葉珪張美張翱等五人爲火七師遇於塗各與十五文勤勤若相別爲贈之意後數日監軍院宴滿川等爲戲以求衣糧少師李相怒各杖十五遞出界凡四五年間人爭施與每得錢帛悉用修觀語人曰寺何足修方知折寺之兆也今失所在

荊州百姓郝惟諒性麁率勇於私鬭武宗會昌二年寒食日與其徒遊於郊外蹴鞠角力因醉於墦間迫宵分方始寤將歸歷道左里餘値一人家室絶卑雖張燈而頗昏闇遂詣乞漿覩一婦人姿容慘悴服裝羸弊方向燈紉縫延郝以漿授郝良久謂郝曰知君有膽氣故敢陳情妾本秦人姓張氏嫁於府衙健兒李自歡自歡自太和中戍邊不返妾遘疾而歿別無親戚爲鄰里殯於此處已逾一紀遷葬無因凡死者肌骨未

即着火釜承瀑敲火煮飯勸僧食一口未盡辭
以未熟道士笑曰君飡止此可謂薄分我當畢
之遂喫硬飯又曰我爲客設戲乃處木梟投
蓋危石猿懸鳥跂其捷閃目有頃又旋繞繩床
劾步漸趍以至蓬轉渦急但覩衣色成規倏忽
失所僧尋路歸寺數日不復飢渴矣

巖綬鎭太原市中小兒如水際泅戲忽見物中流
流下小兒爭接乃一瓦瓶重帛冪之兒就岸破
之有嬰兒長尺餘遂走群兒逐之頃間足下旋
風起嬰兒已蹈空數尺近岸舟子遽以篙擊殺
之髮朱色目在頂上

王哲虔州刺史在平康里治第西偏家人掘地拾
得一石子朱書其上曰修此不吉家人揩拭轉
分明乃呈哲哲意家人情於畚鍾自磨朱深若
石脉哲甚惡之其年哲卒

世有村人供於僧者祈其密言僧給之曰驢其人
遂日夕念之經數歲照水見青毛驢附於背凡
有疾病魅鬼其人至其所立愈後知其詐咒効

亦歇

秀才田疇云太和六年秋涼州西縣百姓妻産一子四手四足一身分兩面項上髮一穗長至足時朝伯峻爲縣令

韋斌雖生于貴門而性頗厚質然其地望素高冠冕特盛雖門風稍奢而斌立朝偘偘容止尊嚴有大臣之體每會朝未常與同列笑語舊制群臣立于殿庭既而遇雨雪亦不移步于廊下忽一旦密雪驟降自三事以下莫不振其簪裾或更其立位獨斌意色益恭俄雪甚至膝朝既罷斌于雪中拔身而去見之者咸歎重焉斌兄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于時善屬文攻草隸書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地才華坐取卿相而接物簡傲未常與人款曲衣服車馬猶尚奢侈侍兒閹豎左右常數十人或隱几搘頤竟日懶爲一言其于饌羞猶爲精潔仍以鳥羽擇米每食畢視廚中所委棄不啻萬錢之直若宴於公卿雖水陸具陳曾不下筯每令侍婢主尺牘往

來復未嘗自札受意而已詞旨重輕正合陟
意而書體遒利皆有楷法陟唯署名嘗自謂所
書陟字如五朶雲當時人多倣效謂之郇公五
雲體嘗以五彩紙爲緘題其後縱自奉皆此類
也然家法整肅其子允課習經史日加誨勵夜
分猶使人視之若允習讀不輟且夕問安顏色
必悅若稍怠惰卽遽使人止之令立于堂下或
彌旬不與語陟雖家僮數千人應門賓客必遣
允爲之寒暑未嘗輟也頗爲當時稱之然陟竟

以簡倨恃才常爲持權者所忌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東有宅耽道餌朮及茯苓
三十載因藥盡領童僕輩入嵩山採芝一年方
回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間風清月朗
不睡獨處一院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有一
青衣云君在院中也今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
東門表姨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
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氏
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

女曰女石名阿措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坐於月下問行出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來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絶滿座芬芳馥馥襲人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誌其一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況乃青年對芳月沈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臙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情頗輕佻翻酒汚阿措衣阿措作色曰諸人即奉求余不奉畏也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人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異明夜又來欲往十八姨處阿措怒曰何用更去封嫗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者女皆曰可阿措來言曰諸女伴皆住苑

以錐刺頋作數十孔拔左右好鬚者栽之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藝鬚崔家時有惡疾故庶以此調之俗呼滹沱河為崔家墓田

俗好於門上畫虎頭書聻字謂陰刀鬼名可息疫癘也予讀漢舊儀說儺逐疫鬼又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聻為合滄耳也

予在秘丘嘗見同官說俗說樓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伧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樓羅人着則知樓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樓羅人會着

世說曹著輕薄才長於題目人常目一達官為熱鏊上猢猻其實舊語也朝野僉載云魏光乘好題目人姚元之長大行急謂之趂蛇鸛鵲侍御史王旭短而黑醜謂之煙薰木蚍榻仲嗣躁率謂之熱鏊上猢猻

我朝天保年間於長門有一人好題目人以妥無當而食目之爲提燈鬼以顏面之長短相絕至也

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嶷曰前史說蜀少城飾

以金璧珠翠桓溫惡其大侈焚之今在此令拾得小珠時有孔者得非是乎予開成初讀三國典略梁大同中驟雨殿前有雜色珠梁武有喜色虞寄因上瑞雨頌梁武謂其兄荔曰此頌清拔卿之士龍也

俗好劇語者云昔有某氏破産買酒少有醒時其友題其門闔云今日飲酒醉明日飲酒醉隣人讀之不解曰今日飲酒醉是何等語于今青衿之子無不記者談藪云北齊高祖常宴群臣酒酣各令歌武衞斛律豐樂歌曰朝亦飲酒醉暮亦飲酒醉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帝曰豐樂不諂是好人也

相傳玄宗嘗令左右提優人黄翻綽入池水中復出翻綽曰向見屈原笑臣爾遭逢聖明何爾至此據朝野僉載散樂高崔嵬善弄癡大帝令沒首水底少頃出而大笑上問之云臣見屈原謂臣云我遇楚懷無道汝何事亦來耶帝不覺驚起賜物百段又北齊書顯祖無道内外各懷怨

壽會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甚於桀紂帝令縛致水中沉沒久之後令引出謂曰我何如桀紂集曰向來你不及矣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逄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蓋事本起於此

今人每覩棟宇巧麗必強謂魯般奇工也至兩都寺中亦往往託爲魯般所造其不稽古如此據朝野僉載云魯般者肅州燉煌人莫詳年代巧侔造化於涼州造浮圖作木鳶每擊楔三下乘之以歸無何其妻有娠父母詰之妻具說其故父後伺得鳶擊楔十餘下乘之遂至吳會吳人以爲妖遂殺之般又爲木鳶乘之遂獲父屍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年卜曰般所爲也齎物具千數謝之般爲斷一手其日吳中大雨國初土人尙祈禱其木仙六國時公輸般亦爲木鳶以窺宋城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註曰公輸子名班魯之巧人也

俗說沙門杯渡入梁武帝召之方奕棋呼殺閣者

誤聽殺之浮休子云梁有榼頭師高行神異武帝敬之常令中使召至陛奏榼頭師至帝方棋欲殺子一段應聲曰煞中使人遽出斬之帝棊罷命師入中使曰向者陛下令殺已法之矣師臨死曰我無罪前生為沙彌誤鋤殺一蚓帝時為蚓今此報也

予門吏陸暢江東人語多差誤輕薄者多加諸以為劇語予為兒時常聽人說陸暢初娶童溪女每旦羣婢捧匜以銀奩盛藻豆陸不識輒沃水服之其友生問君為貴門女壻幾多樂事陸云貴門禮法甚有苦者日俾予食辣麪殆不可過近覽世說新書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下果食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貯水琉璃椀進澡豆因倒著水中既飲之羣婢莫不掩口

焦贛易林乾卦云道涉多阪胡言迷謇澤瘖且聾莫使道通據梁元帝易連山每卦引歸藏斗圖立成委化集林及焦贛易林乾卦卦辭與贛易

林封辭同葢相傳誤也

予別著鄭涉好爲查語每云天公映冢染豆削棘不若致余富貴至今以爲奇語釋氏本行經云自穿藏阿邏仙言磨棘畫羽爲自然義葢從此出也

續齊諧記云許彥於綏安山行遇一書生年二十餘臥路側云足痛求寄鵝籠中彥戲言許之書生便入籠中籠亦不廣書生與雙鵝並坐負之不覺重至一樹下書生乃出籠謂彥曰欲薄設饌彥曰甚善乃於口中吐一銅盤盤中海陸珍羞方丈盈前酒數行謂彥曰向將一婦人相隨今欲召之彥曰甚善遂吐一女子年十五六容貌絕倫接膝而坐俄書生醉臥女謂彥曰向竊一男子同來欲暫呼願君勿言又吐一男子年二十餘明恪可愛與彥敘寒溫揮觴共飲書生似欲覺女復吐錦行障障書生久而書生將覺女又吞男子獨對彥坐書生徐起謂彥曰暫眠遂久留君日已晚當與君別還復吞此女子及

諸銅盌悉納口中留大銅盤與彥曰無以籍意與君相憶也釋氏譬喻經云昔梵志作術吐出一壺中有女與屛處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復作術吐出一壺中有男子復與共臥梵志覺次第互吞之柱杖而去余以吳均嘗覽此事訝其說以爲至怪也

相傳天寶中中岳道士顧玄績嘗懷金遊市中歷數年忽遇一人強登旗亭扛壺盡醉日與之熟一年中輸數百金其人疑有爲拜請所欲玄績笑曰予燒金丹八轉矣要一人相守忍一夕不言則濟吾事予察君神靜有膽氣將煩君一夕之勞或藥成相與期於太淸也其人曰死不足酬德何至是也遂隨入中岳上峯險絕巖中有丹竈盆乳泉滴瀝亂松閉景玄績取乾飯食之卽日上章封罰及暮授其一板云可擊此知更五更當有人來此愼勿與言也其人曰如約至五更忽有數鐵騎呵之曰避其人不動有頃若王者儀衛甚盛問汝何不避令左右斬之其人

明治十四年十一月廿二日擧毋居士
以西域記校訂此文甚拙略
痆作痆女黠反

金銀作寶

如夢遂生於大賈家及長成思玄續不言之戒
父母爲娶有三子忽一日妻泣君竟不言我何
用男女爲遂欲筭殺其子其人失聲豁然夢覺
鼎破如震丹已飛矣釋玄奘西域記云中天婆
羅痆斯國鹿野東有一涸池名救命亦曰烈士
昔有隱者於池側結庵能令人畜代形瓦礫爲
金銀未能飛騰諸天遂築壇作法求一烈士曠
歲不獲後遇一人於城中乃與同遊至池側贈
以金銀五百謂曰盡當來取如此數返烈士屢

南天作南印度
住胎作受胎

求效命隱者曰祈君終夕不言烈士曰死尚不
憚豈徒一夕屏息乎於是令烈士執刀立於壇
側隱者按劍念呪將曉烈士忽大呼空中火下
隱者疾引此人入池良久出語其違約烈士云
夜分後惛然若夢見昔事主躬來慰諭忍不交
言怒而見害託生南天婆羅門家住胎備嘗艱
苦每思恩德未嘗出聲及娶生子喪父母亦不
語年六十五妻忽怒手劍提其子若不言殺爾
子我自念已隔一生年及衰朽唯止此子應遽

止妻不覺發此聲耳隱者曰此魔所爲吾過矣
烈士憇忿而死蓋傳此之誤遂爲中岳道士
相傳云一行公初謁華嚴嚴命坐頃曰爾看吾心在
何所一行公曰師馳白馬過寺門矣又問之一行公
曰危乎師何爲處乎剎末也華嚴曰聰明果不
虛試復觀我一行公良久泚顙面洞赤作禮曰師
得無入普賢地乎集賢挍理鄭符云柳中庸善
易嘗詣普寂公公曰筮吾心所在也柳云和尚
心在前簷第七題復問之在某處寂曰萬物無

逃於數也吾將逃矣嘗試測之柳久之瞿然云
至矣寂然不動吾無得而知矣又説禪師本傳
云日照三藏詣説説不迎接直責之曰僧何爲
俗入囂湫處説微瞋亦不答又云夫立不可過
人頭豈容摽身鳥外説曰吾前心于市後心剎
末三藏果聰明者且復我曰照乃彈指數十曰
是境空寂諸佛從自出也予按列子曰有神巫
自齊而來處於鄭命曰季咸列子見之心醉以
告壺丘子壺丘子曰嘗試與來以吾示之明日

列子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地文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列子又與見壺丘子壺丘子曰嚮吾示之以天壤列子明日又與見壺丘子出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吾示之以太沖莫朕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丘子立未定失而走壺丘子曰吾與之虛而猗移因以爲方靡因以爲流波故逃也予謂諸說悉互竄是事也如晉時有人白擲百盧王衍曰後擲似前擲矣蓋取於列子均後於前之義當時人聞以爲名言人之易欺多如此類也

相傳江淮間有驛俗呼露筋嘗有人醉止其處一夕白鳥蛄嘬血滴筋露而死據江德藻聘北道記云自邵伯棣三十六里至鹿筋梁先有邏此處足白鳥故老云有鹿過此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因以爲名

昆明池中有冢俗號渾子相傳昔居民有子名渾子者嘗違父語若東則西若水則火病且死欲葬於陵屯處矯謂曰我死必葬於水中及死渾

傳云陳希烈不便稅務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云便爲將來故事甚失之矣

今人謂醜爲貌寢誤矣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體通說不甚重之注云貌寢體通說甚重之註云侵貌不足也

予太和末因弟生日觀雜戲有市人小說呼扁鵲作褊鵲字上聲予令座客任道昇字正之市人言二十年前嘗於上都齊會設此有一秀才甚賞某呼扁字與褊同聲云世人皆誤予意其飾非大笑之近讀甄立言本草音義引曹憲云扁布典反今步典非也案扁鵲姓秦字越人扁縣郡屬渤海

今六博齒釆妓乘乘字去聲呼無齒曰乘據博塞經云無齒爲繩三齒爲雜繩今樗蒲塞行十一字據晉書劉毅與宋祖諸葛長民等東府聚戲併合大擲制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已還毅後擲得稚

今閣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寮或云自則天或言因

六甲子所留書籍𢪘壞居半于故簡中覩與二十亡友遊于澄血淚交當時造適樂事邈不可追復方刊整纔足續穿蠹然十亡五六矣次成兩卷傳諸釋子東牟人段成式字柯古

靖善坊大興善寺取大興兩字坊名一字爲名新記云優塡像總章初爲火所燒據梁時西域優塡在荆州言隋自臺城移來此寺非也今又有梅檀像開目其工頗拙尤差謬矣○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歲旱則官伐其枝爲龍骨以祈雨盎三藏役龍意其樹必有靈也○行香院堂後壁上元和中画人梁洽画雙松稍脫俗格曼殊堂工塑極精妙外壁有泥金幀不空自西域賫來者○髮塔有隋朝舍利塔下有記云爰在宮中興居之所舍利感應前後非一時仁壽元年十二月八日○梅檀像堂中有時非時經界朱寫之盛以漆龕僧云隋朝舊物○寺後先有曲池不空臨終時忽時涸竭至惟寬禪師止住因潦通泉白蓮藻自生今復成陸矣○東廊之

寶息上柱國眞德爲法界衆生造黃金牒經　善繼
疑外國物

〔解〕吳畫連句　慘淡十堵内吳生縱狂斷風雲將逼人鬼神如脫壁　柯古　其中龍最怪張甲方汗栗黑夜窸窣時安知不霹靂　善繼　此際忽仙乎獵獵衣舄奕妙瞬作疑生參差奪人魄　夢復　往往乘猛虎衝梁聳奇石　一作特　蒼峭束高泉角脥警欹側　柯古　冥獄不可視毛戴腋流液苟能水成剎那更沉火宅　善繼

〔語〕各録禪師佳語　蘭若和尚云家家門有長安道　柯古　荊州些些和尚云自看工夫多少　善繼
無名和尚云最後一大息須分明　夢復

題約公院四言　印火熒熒燈續焰青　善繼　七俱胝呪四阿含經　柯古　各録佳語聊事素屏　夢復
文室安居延賓不局　昇上人

大同坊靈華寺大曆初僧儼講經天雨華至地咫尺而滅夜有光燭室敕改爲靈華儼卽康藏之師也康本住靖恭里壇曲忽覩光如輪衆人皆

見遂尋光至儼講經所滅○佛殿西廊立高僧一十六身天寶初自南内移來畫蹟拙俗○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建中末百姓屈儼患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住靈華寺儼驚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至聖画堂見菩薩一如其覩傾城百姓瞻禮儼遂立社建堂移之○聖畫堂中構大坊爲壁設色煥縟本邵武宗畫不知何以稱聖據西域記菩提樹東有精舍昔婆羅門兄弟欲圖如來初成佛像曠歳無人應召

忽有一人自言善畫如來妙相但要香泥及一燈照室可閉戸六月終怪之餘四日未滿遂開戸已無人矣唯右膊上工未畢蓋好事僧移此說也堂中有于闐鍮鉐立像甚古○遊目記所說刹栢太和中伐爲殿材

辭　偶連句

共入夕陽寺因窺甘露門　昇上人　清香惹苔蘇忍草雜蘭蓀　夢復　捷偈飛箱答新詩倚杖論　柯古　壞幡標古刹聖画煥崇垣　善繼　豈慕穿籠鳥難防在牖猿　柯古　一音唯一性三語更

三番 善繼

道政坊寶應寺韓幹藍田人少時常為貰酒家送
酒王右丞兄弟未遇每一貰酒漫遊幹常徵債
於王家戲畫地為人馬右丞精思丹青奇其意
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今寺中釋梵
天女悉齊公妓小小等寫真也寺有韓幹畫下
生幀彌勒衣紫袈裟右邊仰面菩薩及二獅子
猶入神○有王家舊鐵石及齊公所喪一歲子
漆之如羅睺羅每盆供日出之寺中 彌勒殿

齊公寢堂也東廊北面楊岫之畫鬼神齊公嫌
其筆跡不工故止一堵

〔辭〕僧房連句 古畫思匡嶺上方疑傳巖蝶閑移
忍草蟬曉揭高杉 柯古 香字消芝印金經發茝
函井通松底脉書拆洞中緘 善繼 ○ 哭小小寫
真連句 如生小小真猶自未棲塵 夢復 褕袂將
離壁斜柯欲近人 柯古 昔時知出衆情寵占橫
陳 善繼 不遣遊張巷豈教窺宋鄰 夢復 庚樓吹
笛裂弘閣賞歌新 柯古 蟬怯折腰步蛾驚半額

頌善繼　圖形誰有術買笑詎辭貧柳古　復朧迷
村徑重泉隔漢津夢復　同心知作羽比目定爲
鱗善繼　殘月巫山夕餘霞洛浦晨柳古

安邑坊玄一作立法寺初居人張頻宅也嘗供養一
僧僧以念法華經爲業積十餘年張門人譖僧
通其侍婢因以他事殺之僧死後闔宅常聞經
聲不絶張尋知其寃慙悔不及因捨宅爲寺鑄
金銅像十萬軀金石龕中皆滿猶有數萬軀東
廊南觀音院盧奢那堂内槽北面壁畫維摩變

屏風上相傳有虞世南書其日善繼令徹障登
榻讀之有世南獻之白方知不謬矣○西北角
院内有懷素書顔魯公序張謂侍郎錢起郎中
讃○曼殊院東廊大暦中畫人陳子昂畫廷下
象馬人物一時之妙也及簷前額上有相觀法
法凝韓滉同西廊壁有劉整畫雙松亦不循常
轍

徵内典中禽事須切對　鶖頭作頻鷄足名山夢復
孔雀爲經鸚鵡語偈善繼　共命是化入數論貪

魏奉古爲長史進之後因四月八日賜高力士
今成都者是其次本
先天幀讃連句　觀音化身厥形孔佐脆腦浮
厲衆魔膜拜　善繼　指募鴻紛牓列區界其事明
張何不可解　柯古　闍河德川大士先天衆像參
羅瞰瞰田由　夢復　百億花發百千燈燃膠如絡
繹浩汗連綿　善繼　焰摩界戚　一作滅　洛迦苦霽正
念歸依衆青如雙　柯古　灰滓可汰癡膜可脫稽
首如空睟容若睇　善繼　闡提墨尿覩而面之

念不生未遇乎而　柯古
事徵　高力士呼二兄　柯古　呼阿翁　善繼　呼將軍
夢復　呼火老　柯古　五輪礎　善繼　初施祭戟　夢復
常臥鹿床　柯古　長六尺五寸　善繼　陪葬秦陵　夢
復　詠薺　柯古　齒成印　善繼　上國下國　夢復　夢鞭
柯古　呂氏生髭　善繼
宣陽坊靜域寺本太穆皇后宅寺僧云三階院門
外是神堯皇帝射孔雀處禪院門內外游目記
云王昭隱畫門西裏面和修吉龍王有靈門內

招國坊崇濟寺寺內有天后織成蛟蛟志作紋龍被襖子及繡衣六事○東廊從南第二院有宣律師製袈裟堂曼殊堂有松數株甚奇

宣律和尚袈裟絕句　共覆三衣中夜寒披時不鎮尼師壇無因蓋得龍宮地畦裏塵飛葉相殘 善繼 ○和前云南山披時寒夜中一角不動毗嵐風何人見此生慙愧斷續猶應護得龍 柯古○奇松二十字杉桂何相踈榆柳方迴肯無人擅談柄一枝不敢折 柯古　半庭苔蘚深吹餘鳴佛禽至于摧折枝凡草猶避陰 善繼　僻徑根從露閑房枝任侵一株風正好來助碧雲吟 夢復　時時掃窗聲重露滴寒砌風颸一枝遒閑窺別生勢人 昇上　偃蓋入樓妨盤根侵井窄高僧獨惆悵為與澄嵐隔 柯古

永安坊永壽寺三門東吳道子畫似不得意佛殿名會仙本是內中梳洗殿貞元中有証智禪師往往著靈驗或時在張檟蘭若中治田及夜歸寺若在金山界相去七百里

俱乏死遂晝潛夜走數日後為刺傷足倒磧中忽有風吹物窸窣過其前因攬之裹足有頃不復痛試起步走如故經信宿方及豐州界歸家母尚存悲喜曰自失爾我唯念金剛經寢食不廢以祈見爾今果其誓因取經拜之縫斷亡數幅不知其由子因道磧中傷足事母令解足視之所裹瘡物乃數幅經也其瘡亦愈

大曆中太原偷馬賊誣一王孝廉同情拷掠旬日苦極強首推吏疑其冤未即具獄其人惟念金剛經其聲哀切晝夜不息忽一日有竹兩節墜獄中轉至于前他囚爭取之獄卒意藏刃破視內有字兩行云法尚應捨何況非法書蹟甚工賊首悲悔其承以匿嫌誣之

酉陽雜俎續集卷第七

威遠軍子將臧平者好鬬雞高于常雞數寸無敢
敵者威遠監軍與物十疋強買之因寒食乃進
十宅諸王皆好鬬雞此雞凡敵十數猶擅場怙
氣穆宗大悦因賜威遠監軍帛百疋主雞者想
其蹠距奏曰此雞實有弟長趾善鳴前歲賣之
河北軍將獲錢二百萬

韋絢云巴州兔作狸班

凡鷙鳥雄小雌大庶鳥皆雄大雌小

予同院宇文獻云吉州有異蟲長三寸餘六足見
蚓必齧為兩段纔斷各化為異蟲相似無別種
又有赤腰蜂養子於蜘蛛腹下

鯸鮧魚肝與子俱毒食此魚必食艾艾能已其毒
江淮人食此魚必和艾

夔州刺史李貽孫云嘗見木枝化為蚓

道書以鯉魚多為龍故不欲食非緣反藥處子張
文規又曰醫方中畏食鯉魚謂若魚中猪肉也

衛公畫得峽中異蝶翅闊四寸餘深褐色每翅上
有二金眼

公又説道書中言麞鹿無魂故可食

予幼時嘗見説郎巾謂狼之筋也武宗四年官市
郎巾予夜會客悉不知郎巾何物亦有疑是狼
筋者坐老僧泰賢云涇帥段祐宅在招國坊嘗
失銀器十餘事貧道時爲沙彌每隨師出入段
公宅段因令貧道以錢一千詣西市賈胡求郎
巾出至修竹南街金吾鋪偶問官健朱秀秀曰
甚易得但人不識耳遂于古培摘出三枚如巨
蟲兩頭光帶黄色祐得即令集奴婢環庭炙之
蟲慄蠕動有一女奴臉唇瞤動詰之果竊器而
欲逃者

象管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牙纔
二尺迭供牡者水草臥則環守牝象死共穵地
埋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可令代樵

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南安蠻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虵泛江岸首如張帽
萬萬蛇隨之入越王城

野牛高丈餘其頭似鹿其角丫戻長一丈白毛尾

畚燒之集象南中亦難得

三賴草如金色生于高崖老子弩射之魁藥中最

切

衛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大庾詩皆稱桂花

耐白又張曲江詩桂花秋皎潔妄矣

木中根固柿爲最俗謂之柿盤

曹州及揚州淮口出夏梨

衛公言滑州櫻桃十二枚長一尺

韋絢云湖南有靈壽花數帶簇開襯規一日日如槿

紅色春秋皆發非作枝者

又言衡山祝融峯下法華寺有石榴花如槿紅花

春秋皆發

衛公又言衡山舊無棘彌境草木無有傷者曾录

知江南地本無棘潤州倉庫或要固墻隙植薔

薇枝而已

衛公言有蜀花鳥圖草花有金粟石闕水禮獨角

將軍藥管石闕葉甚奇根似樓葉大凡木脉皆

一春唯桂葉三春近見菝葜亦三春

蓴根羹之絶美江東謂之蓴龜
王旻言蘿蔔一曰蔔根莖並生熟俱涼
重臺朱槿似桑南中呼為桑槿
金松葉似麥門冬葉中一縷如金綖出浙東台州
猶多
衛公言廻訖草鼓如鼓及難果能菜
江淮有孟娘菜並益肉食
又青州防風子可亂畢撥
又太原晉祠冬有水底蘋不死食之甚美

衛公言蜀中石竹有碧花
又言貞元中牡丹已貴柳渾善言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顆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校幾多成式又嘗見衛公圖中有馮紹正雞圖當時已畫牡丹矣
衛公莊上舊有同心蒂木芙蓉
衛公言金錢花損眼
紫薇北人呼為猴郎達樹謂其無皮猿不能捷也北地其樹絶大有環數夫臂者

寧齋居士曰偶與倭名符可謂奇矣

衛公言石榴甜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東都勝境有三溪今張文規莊近溪有石竹一竿
　生瘦今大如李

麻黃莖端開花花小而黃簇生子如覆盆子可食
　至冬枯死如草及春却青

太常博士崔碩云汝西有練溪多異柏及暮秋葉
　上斂俗呼合掌柏

洛中鬻花木者言嵩山深處有碧花玫瑰而今亡
　矣

崔碩又言常盧潘云衡山石名懷
三色石楠花衡山石楠花有紫碧白三色花大如
　牡丹亦有無花者

衛公言二鬣松與孔雀松别又云欲松不長以石
　抵其直下根便不必千年方偃

東都敦化坊百姓家太和中有木蘭一樹色深紅
後桂州觀察使李勃看宅人以五千買之宅在
　水北經年花紫色

處士鄭又玄云閩中多佛桑樹樹枝葉如桑唯條